

---

# 成 功 寶 訣

---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 成功寶訣序

輓近以來。羣知道德教育之重矣。而在共和時代。則爲尤要。何也。共和國民。手握全國之上權。肩仔全國之鉅擔。苟有一分之腐敗。其禍卽中於國家。此所以於道德問題。尤不可不斬斬者也。或者曰。吾國今日之現象。大都由於國民無常識。以其無常識。則種種陋劣之風俗不能剷除。遂致以蠻野貽譏於歐美。若夫道德。則吾人素具敦厚溫良之性質。確守禮義廉恥之古訓。於文明國未遑多讓。然則欲整頓吾國之內治。知識固急於道德矣。

鄙人愚蒙。竊以此說爲未然。知識於道德。本屬不可相無之事。而觀於吾國。於知識之牖啓。已不無成效之可見。國內外之學生。統計之數。日有增加。迷信惡習。存於上流社會間者。日以減少。其未能普及之原由。不過爲時間或經濟所限耳。最可憂者。就其已開通之人。一爲鈞攷其道。德乃比於曩日之顛憊。未免有愧辭焉。斯則不得不發有心人之長太息耳。

痛乎吾國舊宗教之拘墟。未足以支配現世之人情。而新宗教又爲所弁髦。不願引之以繩切一己

之身心也。乃姑取泰西新奇之學理以自文。若斯賓塞。若達爾文。若赫胥黎。拾其一麟一爪。於諸哲之全體。未嘗一觀也。而囂然自以爲吾將藉此樹宗教之敵矣。其實彼之敵宗教者。非他意也。敵道德而已。彼之敵道德者。非他意也。敵道德之嚴正。爲不便於己而已。吾姑不以宗教之神祕。與其盡性致命之邃奧。輕爲論列也。卽以淺近之修身言之。則人之爲人。豈非必有完全道德之觀念。本自己之天良。不能不返諸心而自責。出其身而自任者乎。以其舍是。將內不慊於己。亦外不慊於人也。內不慊於己。無以致己心之平和。日困於尤悔之交集。而生人之道已苦。外不慊於人。無以得家庭社會之敬信優待。則撫茲淒涼屏棄之躬。不且又告絕於人世之幸福耶。

是知人者以道德而成者也。人世者由道德而造成者也。人類者以道德相兌換。而共享其幸福者也。故人生世界之基礎。必以道德爲之磐石。而人生之歷史。與世界之歷史。常若有大物負之而趨。雖經萬億年而不易其趨向者。要惟道德之故。彼物質之進步。不過依附而生之裝飾。苟無道德以爲之幹。譬植朽木而欲支大廈。縱金碧髹漆之加精。吾料其傾覆固不旋踵已。

頃見某日人之論吾國。其言曰。支那今已共和矣。三千年相傳之倫理。將減五而爲四。其餘亦以種

種方面之變動。而昔日指爲天經地義者。一一皆無立足之點。危哉支那。將陷於無教化之地位矣。是說也。在某日。人或因吾國共和成立之故。而有意作此詆諛之言。然在吾人實當視之爲忠告者也。雖然。董子不云乎。天不變。道亦不變。以不變之天道。統不變之人心。初不緣時世而更易。政體而動搖。至若倫理之學說。爲本此道德而立者。其隨時之蟬蛻。決不能撼及道德之根據無疑也。然則無教化與有教化。在於吾人之自力。且與其率由從古陳腐之倫理。而長此退化以告終。固不如經一番之震動。而於道德界反有輝光日新之氣象。是則彼覬吾者之說。誠未必能卽因而知果。而吾人所值之時會。真有一髮千鈞之關係矣。

同志謝君魯侯。奚君伯綬。抱負偉大。見地高遠。意將胥吾同胞。而一範之於大道。一軌之以純德。因先取美人馬爾騰君所著成功寶訣。節述概略。共計十篇。曰辛勤。魯侯所譯也。曰誠實。曰習慣。曰慎微。曰窒礙。曰自治。曰勇敢。曰決斷。曰堅志。曰貞潔。則皆伯綬所譯也。名以成功者。謂人之爲人。必完成以上之十事。而後成功。此十事者。卽道德之內容。綱舉而件繫者也。嗟夫。二君之用心。可謂勤日勉矣。

成功寶訣 序

四

世之君子讀成功寶訣而後知持身涉世之方。修己及人之術。初不能與道德一日離。有道德而人已常相安。有道德而身世乃無恙。質之東方聖賢。而其言若是。質諸西方聖賢。而其言亦若是。從先知先覺而得其言若是。從經驗閱歷而得其言亦若是。龍馮乎。勿勿乎。欲求人格求之於成功寶訣乎。人格完則共和國民之資格不待言。而二公譯述寶訣之本旨。亦將於是成功矣。東吳范禕遂爲預祝如此。而書其首簡。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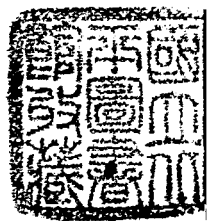
# 成功寶訣

## 目錄

- 一 辛勤
- 二 誠實
- 三 習慣
- 四 慎微
- 五 望礙
- 六 勇敢
- 七 自治
- 八 決斷
- 九 堅志
- 十 貞潔

# 成功寶訣

## (二) 辛勤



美有富商葛賈。其子察理。年十五。早已出就外傳矣。一日忽思退塾。父怪之。詢以故。曰。兒厭讀。且見其無益也。葛曰。汝自信學業已成邪。曰。彼賴志治者。出塾三月矣。因其爲富人子。終不入塾攻苦。吾何讓彼哉。葛曰。諾。汝姑無往。兒喜欲奔。父止之曰。勿狂喜。更聽吾一語。汝不願讀。吾姑聽汝。但今日不入塾。卽當工作。不容汝飽食嬉遊也。翌晨。葛挈子至罪犯習藝所。訪其舊友哈理門。而語之曰。噫。子乃在斯。老友爲子憂矣。哈答曰。吾坐愁城。苦倍於君。遂目察理曰。此令郎耶。葛曰。然。年十五矣。正吾與足下入塾之年也。當時情景。尙能迴憶之乎。哈曰。毋提往事。往事如夢。恨不能長在夢中耳。葛曰。君何以罹法網哉。憶與君把袂時。吾固弗若君遠甚。哈曰。吾之生平。數言可盡。初爲富人子。不樂誦讀。而狎比匪人。父沒。遺產甚厚。吾不諳治生。又不知積資之艱辛。揮霍無度。轉瞬成爲窶人。亦不自解其故。旣無技可謀食。又無資可餬口。遂作奸盜。陷於幽囚之境。吁。何足言哉。言未竟。禁卒突前。

阻之曰。晤談時已畢。速返工作。葛因詢獄吏曰。此間囚徒。舊有恆業者。居若干分。曰。十不及一也。葛父子旋驅車返。途中謂察理曰。吾昨語汝。當工作如常人子。汝或不省。今日所見所聞。可喻吾意矣。人稱吾爲富翁。誠非謬。吾力固有餘。足以養成汝德學兼優之材。然不任汝輟業而衣食。世之爲父者。縱兒玩愒。後悔莫及。蓋指不勝屈也。察理尋思少頃。曰。父。吾知過矣。明日請復入塾。

美國第二任大總統約翰亞丹。幼讀拉丁文。苦其艱澀難記。請於父。乞罷課。父曰。善。吾從汝。但不能惰不任事。屋後麥田。方需洩水。汝其持剗往。爲我掘溝。約翰不敢違。旋覺工作之苦。倍甚於誦讀。當晚復請於父。願攻書不復輟。自此感悟。力學邁衆。後爲美國建邦之豪傑。竟繼華盛頓而任總統。美國春田城。稱富翁者。八十八人。或稽其生平。除五人外。皆幼年習有定藝者。且祇三四人稍有憑藉。餘悉從幼年時勤勞。隆隆日上。乃至白手成家。

赫胥黎曰。余閱世久矣。益知人之聰明不足恃。惟勤苦堅忍。最可珍貴。能受真折磨。乃爲真勤勞。若儻來之利達。不足稱也。

美國大演說家畢啓珥曰。上流社會。觀人有定法。每見一少年。必問其人能行願其言乎。勤乎。儉乎。



無惡習乎。然後斷定其人之足重與否。觀人者以閱歷而知勤爲美德。其他諸德如誠實節儉謙和俱不期然而與之俱。有人於此。纔忽怠惰。而謂其能節儉。任重託。有識之士不敢信也。善用人者見其人不注意於時間及職業。則料其遇試誘而失信用。正意中事。所以犯竊盜者。率懈惰之輩也。職業有分途。宜於性情之職業。不獨爲人所不可無。且爲一生得享快樂之源。西諺云。天福由辛苦中購得。此語殊耐玩味。

艾吉樂。意大利著名之琢像師。年六十。體不甚健。然其運斤鑿石。碎塊橫飛。氣力之猛。雖壯夫不及。每十五分時所琢者。抵三壯夫一時間所成而有餘。使非目擊。人或不信。其雕鑿之石。品極貴重。苟有絲毫之差。則全功盡圯。然艾猛鑿不輟。每一擊。石塊之落者。厚三四指。不知者幾懼石之盡毀。其操業之勤勵。蓋如是。艾之盛名。徧於全歐。以鉅價之石相託者。無日無之人爲艾計。當雇多人分任其勞。一己總其成可矣。艾則不然。每一文石自礦載至。略一覽矚。胸次已有成竹。運錘如飛。迨像成始止。當習藝時。嘗研究人身肌膚骨肉之狀態。歷十有二年。幾以此窮竭其腦力。故其所琢之像。生動逼真。爲古今琢工中第一人物。艾所用器。精粗大小。皆自製之。求無纖毫之失。所染之顏色。亦

必親自調配。雖其徒亦不親着手。其盡心職業。又如是。

意大利人雷斐珥。善丹青。艾吉樂嘗稱之曰。雷君胸中。包蘊絕頂之美術。然謂其成功由於天才。不若謂其由於勤苦。或叩雷君作畫。何以神妙乃爾。雷曰。吾自童年及成人。凡作一事。必周密無或遺。殆由此歟。雷之卒。年僅三十七。羅馬人士。莫不聞之沮喪。教王李謳第十。至爲之隕涕。其見重於世。如是。雖英年下世。而遺製甚富。凡檢得二百八十七巨幅。零件五百餘。一幅之值恆數萬金。今之少年。儉惰自安者。聞雷君之風。當如何興起乎。

雷君之後有路平士。亦名畫師也。嘗遇術士。聳以點金術。謂巨富可立致。路謝之曰。子休矣。胡不前二十年語我。且自指其筆曰。此固我之點金術。凡此筆所觸者。無不化爲黃金也。

密賚士亦一畫家。每運思時。心神專一。嘗曰。吾之辛苦。病於夏畦。願寄語諸後生。業必勤而始精也。人不皆俊逸才。然均可勤於事業。苟有妙才。而不勤業。所成亦必有限。余平生不勸人業畫師。然其人堪成畫師者。亦不待吾之勸引。有志者事竟成耳。嘗有爲父母者。屢屢攜其子。囑余爲之指示繪事。余恆却之。雖然。苟彼青年。有志於此。必堅貞其志。於瑣碎事亦甚留意。卽不愜心處。亦不甘輕自

舍棄其所成就。必有可觀矣。

英士達爾文。世人莫不震其名。其生平長於理科之考據。每究一事。搜尋證據。既精細。復耐久。故其成效。出人意表。曾研究蚯蚓之成土壤。自其起手實驗。迄乎功竣。一一錄之於冊。時閱四十四年。不稍間輟也。此不惟徵其恆心。亦爲信義之顯據。彼惟不急急於立名。遂不惜費其多年心力。以求事理之真確。卽如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二月。散白石粉於曠地。逾二十九年。始掘地以驗此白粉。果否爲蚯蚓移入土中。具此耐久之心理。何事不可成邪。世之講求博物學者。孰能若此潛心冥搜。於一事一物。不涉絲毫苟且哉。是故達爾文之著作。恆推爲空前奇書。有以夫。

世有以智慧造福於世界。以忠勇立功於宗國。以慈善流譽於鄉里者。必其人愛惜寸陰。而不甘怠惰者也。不幸吾黨青年。常有自命爲才士者。方日企非常事功之來前。吾願其早破迷障。速悟真理。知畢生利達。全以勤勞爲代價。且當卽時付之。

古人著書。有至數百卷者。聞之頗訝其多。不知其祕訣。卽在勤勞二字。逐日步行三小時。七年可環繞大地一周。勤勞之可貴如是。

松柏之實。握之盈把。不可稱森林也。智巧之心。隱未流露。不可謂才能也。

畢啓珥曰。統舉吾所知者。一書一畫一詩一文。凡足以垂久遠而享盛名者。無不從經久辛苦中來。蓋天才之亟需人功。與人功之有待天才。二而一者也。

世界永久之紀念。或以文字。或以金石。或爲詩歌。或爲刻像。無不以勞動爲母而孕育之。

英國詩人那司。每有名作。輒苦思終日。閉戶不出。每晨。僅令侍者備一瓶乳一麵包。置諸室隅而已。英國文士金工氏。嘗謂每日成詩四句。卽不虛一日之功。嘗著荒村吟一篇。歷七年始成。其言曰。著作緩者。則因久運心才。而境界方能開展。彼自號敏捷者。才氣雖旺。實力必甚短也。

美國詩人郎拂羅曰。詩人之苦讀。猶水底之置木椿。縱不顯露。已立堅定之基址。嘗觀美國獨立檄文。及郎拂羅名作「人生歌」之原稿。見其勾乙處。如蚯蚓臥紙上。蓋不知幾經修整之功。始成最後宏麗之文字。義國紐約城夕郵報。五十年之老撰述家白賴德。嘗著文一首。竄改之百徧。始出問世。而心猶以爲未盡善焉。

雅典演說家提馬底尼。以數十載之苦學。始能發揮宏論。激起其邑人。拒馬其頓王腓力。

希臘大賢柏拉圖所著理想的共和國一書。起首一句。九易書法。而後安之。英詩人波伯。嘗終日成詩二句。小說家伯朗德氏。或以一小時斟酌一字。葛賚作短篇。每經日始成。華勒理成詩十句。乃聚其滿腹之心血。吉朋之編纂羅馬興亡史。開首一章。三易稿始定。自發端至告成。歷時至二十五載之久。

英國文家狄祿普曰。作文而待觸機者。其說不可爲訓。在尋常意見。以爲文人作家。爲術最易。一日之內。操心四五小時。即可弋取重資。不知此特偶然。非常例也。不聞大文豪賴少白之言乎。曰余所識諸文人學士。雖享盛名。而辛苦殊甚。每日或操作至十二小時。或十六小時。甚至廢寢忘餐。余自問天性愚闇。故勤勞如是。然察當世所稱才士者。亦復爾爾。始知辛苦乃文人本色。余從事翰墨。雖勤動無少息。而心竊樂之。非沾沾謀衣食也。蓋每作一事。必求其精美完好。始覺心安理得。樂在其中矣。且善爲一事。卽爲將來他事之預備。故不可以苟忽。彼淺見之徒。以爲文士處境。最是清閒。不惟失真。抑且貽害後生。使小有才者。不審文字中之曲折紆回。貿然以著作家自命。皆自欺而已。或語律學家曲德曰。世間大成功利達之。由於偶成者。抑何多耶。曲曰。嘻。此妄言也。成功由於偶然。

則散擲文字於地。將自能成爲章句矣。甯有是理。

待事機而後動。此語最敗人意興。彼冥心求獲者。企日光之化爲白金。恃符籙而棄置典冊。天下莫不竊笑其愚矣。故待機云者。乃無志者之口頭禪。而懶惰人之護身符也。

美國名臣哈密敦嘗曰。世人皆謂吾天才敏捷。非知吾也。吾之有才。勤勉而已。

美國雄辯家衛勃思德。七十誕辰。以莊語勉後生曰。子之能有今日。皆食勤動之報。予畢生未嘗一啖不勞之食。英人狄士著小說數十種。俱膾炙人口。自謂作書之突過他人。惟在日日辛苦勤慎。觀察人事。且恆久不怠耳。不徒恃理想之深遂也。

西諺有曰。辛苦者。導汝利達之隱身天使也。

英國名相格拉士頓。年將衰。語子弟曰。予生平以勞動爲至樂。自幼習慣勤苦。一生得食其報。今之少年。每以爲休息則百事皆輟。予獨以更換事業。爲最完備之休息。譬如讀書過久。腦力倦疲。可出至日光清氣之中。運動軀體。少間腦卽平安。且有力量矣。吾人宜取法於天然不息之物理。雖在寢息之時。心臟仍跳躍不止。苟脈搏全停。軀殼卽僵。吾之所爲。亦師天然之理耳。今日健飯善眠。康強不

疲未始非勤動之效果也。

孟和賚美國教育家也。有言曰。余習勤勞。如出天性。一日不勞動。卽如魚之失水。每聞人云。吾不悅此業。或曰。吾欲易吾職業。心輒奇之。以余每操一業爲一事。未嘗別有意念。惟知勤敏以成之。其事自必易成。如日之必落也。

近世精於電學者。莫若美人愛狄生矣。凡留聲機。電光燈等。皆其所創也。一生所發明之新機。新理。不下數十百種。生平好動。迥異於常人。其老友某君曰。愛君年十四。余卽識之。未嘗見其一日閑。每讀書。中夜不休。無暇旁覽小說雜記。惟多閱工藝化學電學書籍。熟至成誦。又勤於觀察事物。無時或息。

愛君自言曰。每製一新機成。卽覺研究該機之興味竭。而更求所以運用我心思者。或以爲製造新機者。惟求金錢之酬償。鄙見殊不如是。余其時亦貧。一心改良電報機。雖所操器具甚粗拙。而此心之樂。殆無以復加。今則家境富裕。器械精良矣。而吾所最樂者。仍在未成之藝。世人尙未稱道之時。塞維亞人戴士賚者。亦電學專家也。名與愛埒。考察試驗之勤。使人驚異。終日在實驗室中。除寢食。

外絕不休息。嘗自晨八時至晚八時。未離室門一步。雖晚膳亦攜入室中。餐後復工作至半夜。有熟察之者。謂二年之中。惟見其赴宴會二次而已。偶與友朋酬酢。固相與同樂。然見柬帖相邀。未嘗不蹙額也。

英國社會學名家賀文。其自述一事。大可爲後生警戒。賀所記曰。余有父執某君。富家子也。幼年飽學。娶妻甚相得。子女俱已長成。既富且健。博學多暇。世間清福。莫過於此矣。余嘗操勞過甚。作數日游。至其家。一極大山莊也。清麗罕有比倫。余處之心曠神怡。願主人殊落落寡歡。不解其由。一日乘間叩之曰。世有百事快足。無求於人者。子非其人乎。子之福可謂厚矣。答曰。嘻。賀君。子以吾爲樂乎。吾幼年失誤一着。終身受其累。何則。不幸生而豪富。不事經營。故吾之立身。毫無表見。雖無所營求。而亦無所快樂。可知人之處世。必有所求。而後有樂趣。予悔不早定目的也。余因進曰。君何不來余所設之工廠中。助吾設施濟助貧民之方乎。賀君嘗用社會主義設工廠。凡得利至五釐以上。盡歸工人。君固大股東也。主人曰。否。否。今晚矣。平生習慣。已成廢材。不復能操勞。觀足下經濟。使吾愧煞。迴想生平所爲。無一事可自慰。直虛度一生耳。



成功之祕訣。惟在辛苦二件而已。卽當作一事營一業。久而不覺其樂之際。而猶孳孳不息。則正聚精會神。成功利達之候也。

日日所操之定業。無間其精粗高下。俱爲陶冶我身之第一要具。凡以他法脩治所得。苟與此絮長較短。則皆不足數也。

人生涉世。無中止之境。非進益卽退步也。刀鋒不利。則銹必乘之。

英國柏樂翰。入名場六十年。於法律文章政治科學。均皆涉足。而俱擅長。人嘗有以某事干羅彌笠。柏同時之貴官也。者羅謝之曰。某精力不足以更理此事。子其語柏樂翰乎。渠固無事不能爲者。此無他。以柏無片刻之休逸。勤動不已故也。夫耄年之時。在他人方將頤養天和。而彼猶研究光學之定例。以所發明者。陳說於英法二國科學家之前。嘗於同時任上議院要職。自營律師事業。兼著英王佐治第三時代格致文學名人傳一書。三事並作。常人望而却步。而柏則措置裕如。毫不自餒。同僚有勸其節勞者。曰。予但任三人之事。斯亦可矣。何必更求過此哉。

凡以手操作爲恥者。器小之徒也。每見青年之士。在通衢中。不肯手持包裹。心輒輕之。

美國波第摩城有一富翁。一日手持笈帶回家。中途遇友。見而注視。以爲異事。翁曰。此吾物也。子何驚視爲。昔羅馬希利尼之方輿也。其君王執政。俱起吠畝登九重。與中國之舜禹。東西遙遙相對。其後重儀文而輕工作。視農工如奴隸。卽賢哲之士。亦不能免俗。薛西羅嘗曰。凡恃工藝度活者。賤業也。工場之中。決無明達之輩。阿力司多德曰。善爲國者。必不以工人爲國民。蓋未有操工作受僱賃。而能成德者。生而爲奴者。殊不乏也。夫以卓卓大儒。而其言紕繆不中理如是。宜其國事腐敗。失所基本。覆亡之禍。瞬卽隨之也。

美國第十代大總統戴勒理。任滿退居林下。其政敵（政見之反對者）思有以辱之。設法公舉之爲本郡測地司。戴不介意。奉職勤慎如常。敵者自愧。請戴自行告退。答曰。凡以國事相任者。予從不敢辭。亦決不告退。

拿破崙當滑鐵盧大戰之前。計六十八小時。無暇寢食。衣裳透雨。全體沾泥。雖勞瘁不願小休。今之少年。飾邊幅而乏實際。玩時日而耗精神。對之能無赧然。

大破拿破崙於滑鐵盧之英將韋令敦。亦最勤動者也。愛惜光陰。不使一剎那間空過。事至則爲迅。

捷異常。此其一生過人處。

英之前王維多利亞。不以位高自逸。夙夜從政。百廢具舉。通歐洲數國方言。晚年猶學印度語。以其爲轄下千萬人民之言語也。

英國古律。凡閑惰者有常刑。初犯則刑官記其名。再犯燃其二手。三犯置重典。西曆一千五百五十六年修律。改爲首犯笞責。並割去耳輪。三犯囚禁。四犯死刑。希利尼古律。亦有懲惰之條。

英士賈賴曰。世界有二等人。吾崇敬之。此外更無第三等矣。其第一等人。乃勤操作者。自養兼以養人。吾敬之。其第二等人。勤動以求益。人心靈。吾尤敬之。彼貧賤者勞動而使我得食。則吾亦當爲彼勞動。使彼得光明得自由得永生也。斯第二等人。我次第將之以敬。非然者。吾視之不啻糠粃塵土也。美哉勞動乎。成人格之要素。立事業之砥柱。俱此勞動之功也。大哉勞動。蓋一切利達之祕訣也。

(二) 誠實

約翰亞丹。美國名總統也。端恪嚴正。忠誠信實。爲議員時。入院赴會。悉依定刻。未嘗或爽。院中司事。每覘亞氏之入座。以定開會之時刻。嘗謂耽延他人光陰。與竊取泉幣無異。旣任總統。一日其子偶取桌上紙作書。亞氏止之曰。舍此此公家物。余脩私函。向不取政府所備信箋。案頭有余自置信箋。在。盍取之。其廉潔自好有如是者。

亞比達開特者。亞拉伯人也。童年遊學。將登程。母氏付以銀幣四十枚。慮有失。爲縫衣中。且叮囑之云。兒遊母老。此別或無謀面之期。惟兒必許我畢生不作一誑語。亞比達諾之。旣別行數日。猝遇盜。一盜詰之曰。有金乎。曰。有在衣中。盜笑不信。他盜復屢聲詰之。童答如前。盜疑其妄。置不檢。盜魁遙見之。呼曰。童來此。旣至。亦詰之曰。有金乎。亞比達曰。已告君從者矣。奈君等不信。何。盜魁呼從者裂其衣。果得金。則大奇。詰之曰。汝銀旣藏衣中。又何舉以告我哉。童曰。家居嘗許母畢生不作誑語。今屈患難。亦不敢背母命也。盜魁大爲感動。毅然謂之曰。汝在髫年。尙知確遵庭訓。余年已長。安可不事生計。勉盡本務。以負上帝生人之本旨。余知罪矣。必改行。請與汝握手爲信。童從之。盜黨皆愧悔。

謂盜魁曰。君嘗爲吾黨罪魁。茲請亦率吾輩同返義路。乃一一與亞比達握手而改行也。事出天方國掌故中。信否雖不可知。然童子至誠。其感人之深。誠有如所言者。

某村塾師以拼字切音試其徒。一字冗長。諸生均不能對。末座一一生年最幼。答之。師以爲然。升列首座。并以其字書之黑板。使諸生默識之。升列首座之幼生。自陳所拼亦誤一字。母不當升擢。言畢仍歸末座。此生年雖幼稚。然誠實不欺。不甘竊取非分。亦足多也。

林以丹訪律師龔士於辦事所。告之曰。余負波士敦某君金六十鎊。已控於庭。追償此款。不幸此時無力歸趙。君如不棄。幸爲緩頰。俾可得間料理。龔士許之。翌晨質於庭。龔士代辯曰。借據簽名有僞。乞以波士敦證人來。蓋龔士欲遷延日期。俾林以丹可設法歸逋也。林以丹疾呼曰。龔士君。余非延君來此作誑語也。此券不假。此名余親簽之。余願償款。非欲圖賴。所患者時間耳。余之延君來此。蓋欲乞數日限。俾緩日清逋也。律師聞言失色。燭舌不能道隻字。堂上遂如林以丹所請。約期歸償焉。童子某傭於某雜貨肆。肆主詰之曰。汝爲我錄用。亦惟我命是從乎。童唯唯。肆主曰。此糖殊劣。而我命汝僞稱上品。汝亦樂從乎。童率爾對曰。必如君言。肆主又曰。設此咖啡雜有豆屑。而我欲僞稱純。

質汝將謂何。童曰：敬如命。曰：設肆中乳油已陳宿逾一月，而我囑汝僞稱新鮮，汝其願乎？童曰：敬如命。肆主大喜曰：然則薪水幾何？童曰：每星期百金。肆主訝然曰：每星期百金乎？童正色曰：然。兩星期後，尚須酌加。善作誑語者，固不可以賤價得也。如無須作誑語，則每星期得金三元，於願足矣。肆主爲童所窘，遂如童言，每星期給值三金云。

巴克爾者，美國紐約連城之大肆賈。一貨船延期未至，巴克爾赴保險公司欲代此舟取保。行中執事索保費甚昂。巴克爾抑之不許，遂不果。是晚有急足至，告巴克爾舟遭颶覆，貨皆損失。巴克爾領之翌晨，巴克爾入肆視事，道出保險行，駐車門外，入告行中執事曰：僕舟已有所聞，可無需擔保矣。執事曰：已代君書保單矣。言已趨去，持保單來。巴克爾問故，則曰：昨晚自君去後，僕等即如君命書保單。故敝行已代君擔保一切。君必收執，不便反悔。言竟將保單呈出，則墨瀋猶未乾。巴克爾曰：君既如是，余當遵命。乃袖保單而出。是日貨舟失事之信傳佈一邑，保險行乃如數賠償。蓋欺人適以自欺也。

近日市上所售食物，大率攙雜他物，作僞欺人。有以謔語譬之曰：四蠅皆迫於饑渴，第一蠅棲臙腸。

上。大肆吮吸。未幾蠅之腸膜發熱而死。蓋臘腸內雜有靛青質也。第二蠅止麥粉上。咀嚼充饑。須臾胃縮而病。不勝困憊。蓋麥粉中雜白礬甚多也。第三蠅止乳瓶上。吸乳止渴。俄頃全體戰慄。痙攣不已。則乳中雜有白粉故也。第四蠅見三蠅均以饕餮亡身。引爲鑒戒。奮翅遠揚。止一紙上。上繪死亡像。大書毒蠅膏三字。自忖食亦死。不食亦死。姑伸吻吮吸。以果枵腹。食畢搖翅待死。而身反壯健。蓋毒蠅膏亦贗品也。

安吉爾謂一巨商。警告之曰。彼肆中僅茶一種。可供家用。餘貨均劣品云。購物者當知購得佳品。方可滿意。設肆者當知售出佳品。可快人意。雖貨有貴賤。而臚列各品。不爲欺飾。賤品賤值。貴品貴值。不當圖取重利。劣品貴售。誑言欺人也。

近日交易多尙欺詐。或高擡貨之等級。或掩飾貨之劣點。幾爲商業競爭。非實行欺詐主義不可。青年見之。亦信爲商業之標準。不亦慎乎。

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商人也。不誑稱美。昵爲英產。不以紐約之布充哀爾蘭之製造品。斯商業整矣。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醫士也。不妄揣病理。不以病者之性命。試藥性之效否。斯醫理明矣。今世

所亟需者。誠實之律師也。既知案情無可勝之理。不唆訟徒爲斂財計。斯訟案清矣。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傳教士也。亟亟以人靈之存亡爲事。而不暇計及薪水之豐。教友之感情。斯教旨宏矣。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肆主也。以十寸爲一尺。十斗爲一石。雖童孩不欺。斯市價平矣。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新聞記者也。不撰誹謗諷刺之論說。以博總理之歡心。斯公道彰矣。今世所亟需者。誠實之青年也。不甘與世浮沈。隨波逐流。勿謂世間勝利之事業。皆由詭計而成。斯人格立矣。

史華德者。著名巨商也。嘗矢志以誠實接人。肆中無問何事。不作謾語。并囑諸傭貨物之優劣。直言告客。不得欺人耳目。一日新購貨物一宗。史德華以新貨之成色詢某傭。傭以貨劣對。并取一件指摘其缺點。言未竟。一客自內地來。詢有優等新貨。可供採購否。傭應之曰。有。卽以手中貨示之。且備述其優點。客爲所惑。始首肯。擬採購大宗。史德華初聆傭言欺客。諦聽不語。至是囑客細察貨之優劣。勿徒爲甘言所惑。且囑司出納者與傭結賬。付以薪水。揮之使去。蓋不欲其再在肆中供事也。

一日有婦入波士敦某肆。未成交而出。肆主詰傭。傭不以貨售之。傭曰。婦欲購密約色格貨。肆中既無此品。故無以應。肆主曰。盍不以他貨代之。而告以爲密約色格貨。傭曰。以其非是。故不敢相欺也。



肆主曰。汝太嚴正。非商界所宜。僮曰。若必欲余藉謊言爲餬口計。則余甯去此他適也。此僮誠實自矢。不敢欺人。後擁資頗厚。卒爲美國西境著名巨商焉。

畢啓珥氏曰。人之購物。往往徧訪各肆。力求價賤。原其居心。巧而不正。亦罕能自知其非。蓋貿易公例。以相當之值。易相等之貨。理至平也。今彼欲以少數之值。易多數之物。是不啻貪得他人之物。而不願償以相當之價值也。且彼貿然行此。絕不計及他人之感情。其居心尙得謂之誠實耶。雖機緣相逢。或可以賤值得物。然若故抑售價。力圖便宜。雖習俗使然而誠正之士。決不尤而效之也。

某婦行道。見一婦。攜有畫片數事。各題格言一句。不覺讚之曰。美哉此畫。其以題有「誠實爲最善之政策」一格言者。爲尤美乎。彼婦應之曰。然。予得之歐洲。與他物同運至此。未嘗納一毫稅。不亦幸乎。噫。若是婦者。尙不識誠實作何解也。

賈賴氏曰。現世所必需者。正直無欺。進取和同之士也。

獸類雖蠢。亦喜誠實而惡欺誑。有以器盛黍飼馬者。亦可以空器欺之。惟一二次後。馬卽識其奸僞。而失其信用。一次受愚。卽畢生永懷疑慮。嘗見人飼馬時。馬環圍人而行。周視其器。亦欲察其器中。

有無食料。以免受欺耳。犬之爲物。最稱忠誠。惟受騙後。卽變其性質。蓋犬亦戀誠正不欺之主也。一八五六年。亞伯拉罕林肯於選舉總統會中演說。一人悻悻而去。曰余不樂聞之。因一聆其言。卽不得不服從。故余不喜也。

亞伯拉罕林肯。美之名總統。爲人最誠正。故有義人亞伯之稱。凡當時美國人之誠正公義者。亦概以此名加之。微時嘗學律於博士亨利。先是有郵局司事。有公款寄交亨利。亨利以屬林肯。一日司事來取款。亨利念林肯貧困。款或無從出。欲他往另籌。林肯已知之。當卽告假歸寄宿所。俄以一敝襪至。出金十七圓六角。蓋正司事寄存之物也。林肯雖貧。實未嘗暫時移用他人款項。同事咸謂其誠實逾分焉。林肯又嘗代人辦田地事。計非先得三萬金不可。而是人以阮囊羞澀。無法挪移爲辭。林肯曰。然則余爲樂圖之言。已竟趨一銀行中。告司事需款甚急。擬貸三萬金。約以一二句鐘後歸趙。司事首肯。立取付之。不索一券。其見信於人有如是。

春田某律師。嘗謂林肯之爲人辦案。不輕然諾。必其人有當勝之理。始允爲之辯護。久之。堂上裁判官律師陪審員及觀審者。無不知之。故遇林肯承辦之案。其人必理直事確。當得優勝之判語者。余

之述此。非好林肯而過譽也。余與林肯。政黨不同。向稱冰炭。惟其事真確。不可泯滅。故特言之。一日有委林肯辦案者。其人所陳。多欺誑掩飾語。林肯不允爲之。擘畫後。其同事爲之辯護。倖而獲勝。得酬金九百圓。欲以半歸林肯。堅却不受。蓋其宅心公正。而其行事尤能與之相符也。每與同人辦案。所得酬金。公平均分。另紙封裹。不稍隱沒。故旣被選充議員。仍清貧不能置車馬。嘗徒步百餘里以赴會焉。

林肯又嘗爲某肆經紀。有貧婦購物。所付之金。浮於物價。時已薄暮。林肯不少苟延。徒步六英里。還之。卽此一端。已能出人頭地。而獨獲義人亞伯之榮稱也。

當選舉總統時。有友自支加哥發電告林肯。謂可被選得總統。惟差兩票。此兩議員可以賄得。苟許於被選後。授以高爵。斯可矣。林肯拒之曰。余不屑貪緣高位。亦不欲爲私約所束縛也。林肯之爲人。誠如步克氏所言。廉潔自好。視品行之玷污。甚於瘡痍在身也。

安息謨。字梅珥。生於十八世紀末。居弗琅克福之猶太人街。爲羅思却爾得大銀行之創業者。其行事足爲吾人表率。爰述之。安息謨先世爲猶太人。當時猶太人之居於弗琅克福者。頗受逼迫。猶太

人既受抑壓遭強暴。其生活之程度。遂日趨卑污。罕有知誠實爲何解者。安獨超凡庸。卓然有所建立。先於猶太人街之一隅。設小肆出貨錢幣。門外懸一赤盾爲商標。名其居曰羅思却爾得。蓋卽德文所謂赤盾是也。

威廉蘭德格來芙者。奧國聯邦黑剎開色爾之君主也。爲拿破崙所逐。將行以銀幣五百萬交安息謨收存。自付此款。或將爲拿破崙所得。初不期其能殊還也。然安息謨點而有才。以銀窖藏園中。風潮既過。始以出貨。權子母焉。當威廉返國時。安息謨遣長子告以存款無恙。母財子息。均可任意提取。而蘭德格來芙心訝之。不知所對。迄今家世綿延。其族人咸清正廉潔。無有玷辱其家聲者。識者謂羅思却爾得銀行蒸蒸日上。二十世紀之末。其資本金當值五千兆圓。非信義素孚。焉得有此。青年苟思以非禮得財。卽爲其墮落之起點。凡人欲有所求於他人。而不償以相當之錢幣光陰才能者。是與竊盜賭博所獲無異。凡彩票抽籤。販售股票。及以拈鬮等法斂財。建設教堂學塾醫院等者。均賭博之類也。他如以擲骰打彈。門牌射覆等。博取財物。其所得既不償以相當之報酬。卽非誠實之道。人欲有所獲。而不予以合宜之價格者。無問其所得者值銀五分或百萬圓。其法爲彩票爲抽

鐵。或其他賭博之法。終不得謂之誠實。人如利用他人之財。以經營一己之私。雖暫時挪移。後終歸趙。然亦近於欺僞。冒險行事。而無道德之足稱也。夫富貴利達。人之所欲。然人喜趨捷徑。非分干求。以期速達。致其結果不良。非特不克如願。且爲世所輕。大率流爲乞丐罪犯。若求之以禮。則直道如矢。進步雖緩。終克抵於利達之域也。故金錢房產。猶舟中所載貨物。當命途偃蹇之時。遇颶觸礁。均可損失。而誠實猶惟一之珍品。必以索繫之於身。與之同存亡。而不可須臾或離也。世道雖詐。然人無不樂用誠實之童。商欲得之而爲伴。工欲得之而爲徒。齊民欲得之而使傳遞消息。既長爲律師。爲醫士。爲傳道士。爲教員。爲工商。爲官吏。爲國民。人無不樂與之接。而願結之爲友。親之爲鄰。尊之爲客。馬拉哀氏曰。人能自信所言者。其人必克成功。是誠實者。終爲世所貴。人亦何樂不爲哉。

誠正之士 服役衆人

(愛墨生)

甯爲正士 毋爲總統

(蓋賚)

幾何以直線爲最近 修身行直道爲最簡

(巴祿)

誠實爲處世之上策 若有爲而然者 非端士也

(灰德賚)

苟未明誠實之用途 則爲致富起見亦當勉爲之

(馬拉哀)

### (三) 習慣

或問於某名醫曰。教育兒童。當於何時下手。醫曰。爲若干齡之兒童。曰兩歲。醫曰。然則已遲兩年矣。蓋教育者。當與生俱始者也。又有舉以詢溫達爾者。則曰。教育當始於兒童之祖母。美國大演說家畢啓珥曰。米西西北河。匯紅河。米蘇利河。俄亥俄河。阿根沙河之水。更挾阿利革尼山。羅基山之砂礫。以入於海。當河道之口。水流湍急。泥滓混雜。欲辨若者爲紅河之水。若者爲米蘇利河之水。若者爲阿利革尼山之砂。若者爲羅基山之石。不亦難乎。夫品行者。河也。習慣者。支流也。習慣旣成。雖欲改之。轉覺費力矣。

播種得宜。收穫必佳。播一行爲穫一習慣。播一習慣。穫一品行。播一品行。穫一人格。

夫德行猶禾稼也。惡習猶害苗之莠也。善習之成。必賴自治自制。而惡習則興也勃焉。毋需培養。猶之加拿大之草。播種場地。滋生極迅。一日所播。十年芟刈。不能盡也。

人生屆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後。而變本加厲者有之。改絃易轍者。則不數見也。故幸值青年時代。習善習惡。難易相等。吾青年其早決所趨也。浸假人於最先之二十年內。自治自制。養成善習。則此

後二十年之爲人。純任自然。無需強爲抑制也。

著史且福旭歷史者。曾述某處一人。居近鐘樓。日以計時爲樂。每聞鐘鳴之後。計其分秒。以至再鳴。久之成習。雖鐘鏽不能鳴。而其默計之時。不爽分秒也。替者某。初盲於視。後經醫士割割。始得重視。天日。目明後。感覺頓異。頗受驚恐。蓋曩者喪明無視。自信平安。獨行於市。習以爲常。今則張目四顧。忽見危險。久而習慣。始無所怖。是步履亦關於習慣也。

古甫曰。人之染惡習也。初不之覺。久之乃覺其累。試詢彼女何故疤痕滿指。不堪屬目。則曰。余有齧嚼指甲之習也。曰。何不改之。曰。習之已久。不能改也。又詢女額上之髮。胡爲盡脫。竟濯濯如牛山。則曰。余每執卷。必以手握髮輕拔之。初不自覺也。曰。噫。抑何愚哉。曰。習慣已成。非以手拔髮。不能卒讀也。推之他種習慣。事雖微渺。然一經養成。即可爲畢生之累。博士約翰森。行於街市。必以手捫電桿。使漏失其一。卽悵然如有所失。必返步捫之始快。

人之運用肢體。行趨坐立。舞蹈游泳。縱譚歌唱。及他種運動。無不均由練習而成。各種絕技之能絃人耳目。令人驚喟者。要無不基礎於是。某婦能以舌穿線入針孔。并能打結。又能作字。又希巴克萊



述一老人某。體已衰弱。而所任工作。極形繁重。雖少壯者亦不易爲。彼老者獨處之泰然。不覺困難。蓋亦習慣使然也。

遺傳性質者。卽人以其習慣傳之子孫也。法國波恩大學之教員瞿爾。孟嘗專事研究酒癖之遺傳性。卽取法國嗜酒之人。研究其二代以上祖父之習性。再討論其子孫。以至曾元之習性行爲。如是得酒徒之裔數百人。詳誌其行事。以爲酒癖遺傳之佐證。其中最著者係一婦人。喪克其姓。亞達其名。生於一七四〇年。酗酒竊盜。游蕩不事生計者。凡四十載。至一八〇〇年。此婦卒。迄今其後裔八百三十四人。內七百有九人之行述。可得而攷也。其中授室者。僅一百六人。乞丐一百四十四人。依人生活者。六十二人。婦女之被醜名者。一百八十一人。罪徒七十六人。內殺人兇犯七人。計七十五年。因此一家所費之恤款獄監費等。約值美金一百二十五萬圓。此蓋一婦嗜酒習性遺傳之結果也。

華志字以撒。好吟咏。吐屬諧韻。父厭之。一日將施以夏楚。華志卽口占一絕以謝之。蓋習慣已成。不能改也。

某教士與人談。恆張大其詞。與實際不相符。其友諫之。教士遜謝不敏。自承已失。答之曰。兄弟。余以此過。不勝悲悼。流淚已不知幾桶矣。友人知已成習。無法補救。相率引避之。

演說家之吐屬態度。均有習慣。有必以手撫鬚。或撫摩面部。有必以食指或中指抑捺鼻端者。有必兩手摩擦。若以肥皂盥手於無形之水盆內者。皆觸觀者之目。一著名教士。嘗聆一少年牧師演講。極道其能。繼曰。惜其有聳肩之習。稍不雅觀。亟當矯正之。教士言此。不知彼少年牧師之習。實由摹擬已狀而成也。

人之譏刺不良之習慣。十之九不能猝改。或比之繹綉。或擬之桎梏。或稱之旋渦。以示其陷溺人束縛人也。不知惡習之成。其咎在人。而造物之界人習慣。所以裨益人類。故習慣猶墨西哥灣之海流。使遵循公例善用之。則其獲益甚多也。

習慣又爲人類性分中之要素。所以增益人生行事之便利也。例如舟主以舟駛入墨西哥海流。審知此流自赤道北行。其水溫暖。能溶自北浮下之碎冰。且逐流長駛。可達港口。以省人力。敢習慣猶海流。善習既成。縱其所之。一生愉快。可安享其善果也。

賈賴氏曰。習慣爲人類性分中最深之公例。善習既爲人莫大之勢力。惡癖亦爲人最苦之弱點。說余游興勃發。信步至某處。眺望一次。卽有重游其地之意。故下次出游時。必易往舊遊之地。是故習慣與摹仿二者。依人最久。且爲世界一切操作學藝練習之主因也。

卡本德博士曰。人之初遇一事。必先決其趨向。而後乃成習慣。既成之後。最有裨益。使人行事出諸自然。不假思索。苟無此習。則每行一事。必先斟酌以定從違矣。著者可歷述所見。以證養成習慣。於勞心諸事。均可節其精力也。

史滴芬字亞歷山大。美國卓支亞省人。童年患肺結核症。人均逆料其將夭折焉。然史滴芬卒養成善習。不僅克享高年。且其所建事業。雖壯健者亦不得望其項背。是習慣與養生。亦有密切之關係也。嘗見利達之先輩。叩以失敗之原因。則異口同聲曰。是皆造端於惡習。

夫人偶交損友。呼盧喝雉。徜徉酒樓。消磨歲月。事固甚微。然趨乎下流。馳騫忘返。以至身敗名裂。泯沒無聞。則又事之最易者。

紐俄連城。美國南部大埠也。位米西西比河下流。低於河之平面。約五尺至十五尺。城賴長堤爲保。

障。一旦堤潰。則全邑皆爲魚鼈矣。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五日。堤忽裂一小孔。河水穿孔流入。涓涓不絕。使初時卽以砂礫數囊堵塞其口。卽可無事。無如邑人於數句鐘後。始經覺察。惟時水勢已大。滔滔汨汨。雖百計經營。終不能閉決口。乃懸重賞。募能合口退水者。以五十萬金爲酬。卒無人應募。蓋爲時已晚。無能爲力也。故吾人處事。當慎小過。戒遁辭。勿以其瑣屑而淺視之也。

青年人心性未定。最易受愚。實爲一生最要之關鍵。某邑有青年五十人。均肆中執事者。結一俱樂部。假杯酒合歡。一夕。某少年忽憬然有悟。自覺所爲日趨下流。將至淪亡。乃矢志不復赴會。然習慣已成。翌日信足所至。竟趨會所。既至街之一隅。忽憶昨夜事。躊躇有頃。乃疾呼自警曰。速返。言已。隻身遁歸。自是絕迹會所。日後卒成巨富。人皆推重。且爲一代有用之人物。其餘會友中四十餘人。均沉湎無所表見。觀彼少年。懸崖勒馬。卒致有爲。吾一般迷津中之青年。當早運慧劍。斬斷魔索。速登彼岸。勿貽後悔焉。

有一深於閱歷之人。發論曰。善習之要端有四。一如約。二精密。三堅忍。四決斷。無第一著。則光陰必多虛擲。無第二著。則行事必多舛誤。大有害於吾人之利益信用。無第三著。則不能成美備之事業。

無第四著。則坐失良機。不能再得。

戴得約翰曰。凡行事當有力求美備之習。約翰森之著述。一經脫稿。即付劊劊。未嘗斧削。蓋揮毫時從容從事。力求精密。故能無誤也。惜青年人行事。惟冀速成。至其優劣。往往置之不議。不論之列。故聆青年人談吐。每以成功之速自許。而初未聞其一評所行之優劣也。少年具此習慣。最爲有害。蓋凡事之當爲者。即當優爲之。人苟正心修身。而獨無此力求美備之習性。終覺美中不足。不能爲完人。故亞伯拉罕林肯。因鍛鍊詞句。而其議論吐屬。遂精當不移。溫達爾腓力。因構思譚論。必期精美。而其文字亦高尚無匹。

家庭間之習尚。與世界亦有極大之影響。兒童離家庭入社會。即散布其舊染之習慣。觀其習慣。即可推得其來原。簪纓世家。不僅繼承氏族。且無不各有其家法。而此家庭之慣尚。要與其統系爵秩相稱也。

事有至微細者。然我之對於此之行爲。其關係甚大。蓋當此經營小事之時。即所以養成辦事之習慣。故雖小事。亦必慎重從事。勿使失敗。

人之習慣。猶樹之屈曲。雖可挽救。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使入園圃。執屈曲之樹。扶之使直。囑之使保。有此直狀。而樹終不可得而直也。必以木椿入土。削樹身一部之樹皮。稍屈樹身下部。使直。縛之。椿上匝月。此部既直。而後再如法直其上部。自春至冬。屢屢行之。大致一二年後。樹身可全直也。史當敦字卓基。在印度時。嘗見一人。因殺人而監禁者。其獲罪之因。則欲保其首領及其種族之干係。乃受極可怖之刑罰。問官判禁七年。臥一鐵床下。床面皆鐵刺。鋒銳無比。史當敦見是人時。已在第五年。其膚習受錐刺。已堅韌如犀革。安臥刺上。不復覺痛。傳言七年後。其人得釋。竟非此牀不適。而甯終老此鄉矣。此可喻世人作姦犯科。污濁自甘。而竟莫知禍害之及身也。蓋犯罪爲針氈。初時頗覺其害。久而成習。則善法之感覺死。而遂安之若素矣。

美國與加拿大間。有尼亞格拉河。其上有懸橋。以鐵索爲之。初建時。籌議渡河之策。後擇風順之日。放紙鳶於空中。紙鳶飛騰。越河得達彼岸。乃於線下接細索。索下繫巨絙。絙下綴鐵索。鳶飛漸遠。巨絙鐵索相繼渡河。全橋卒以告成。得與英屬加拿大及美利堅二國交通。蓋由小而大。不覺其難。習慣成功。正與此同。

古甫曰。客有擢扁舟於尼亞格拉河中者。水光浩淼。波平似鏡。逐流上駛。樂而忘倦。繼有人在河濱。傲告曰。少年盍停舟。怪問何故。曰。下有瀑布。客笑之以鼻。曰。水聲潺潺。余等固知灘之不遠也。然人非至愚。安肯至彼。駛行既近。下帆轉舵。卽登彼岸。又何慮哉。前途無險。君等速進。俄又有疾呼於側者曰。少年速下旋。曰。何哉。曰。激湍近矣。曰。嘻。余等固習聞久矣。誰嘗目擊之者。今日有酒。今日醉。遑計後日之利害乎。時機不可失。人生行樂耳。君等姑退。屆時相機出險未遲也。須臾又有呼者曰。少年速止。曰。何哉。曰。慎之慎之。灘卽在下矣。言時。則見水泛白沫。轉瞬已邇。大呼轉舵。折回！火速！出死力！立桅！升帆。諸人奮力擊漿。鼻血爲注。筋粗於索。然已晚矣。轉瞬間順流疾下。舟身碎爲齏粉。一時徒聞咒詛聲。怨忿聲。悔恨聲。哀呼聲。嘆息聲。紛沓雜作。噫。天下之死於瀑布激湍者。不數見。死於惡習之勢力者。歲不止千萬人。少年動輒推諉曰。無妨也。余覺其害。卽當去之。噫。迨至彼時晚矣。

世有聞人作巨惡者。每詬以爲奇。昨日行道上。或至肆中。初未顯有犯罪之現象也。不知彼今日之所爲。卽其往日所行。自然必得之結果。譬之行道。今昔所行。同此一途。惟今日得達此路線之極點。

耳。而其今日所獲之罪戾。卽其往日一切惡習之成績也。

西印度牙買加島。有一種植物。名曰生命草。最易生活。幾於無法殲除之。若割其一葉。以線懸之空中。此葉卽能發生白色線鬚。自空氣中吸收水分。生長莖葉。蓋除水。煮鐵灼。及研成細末外。更無他法致死之。惡習之難除。殆與此草相似。

畫師某。欲繪一像。以顯天然之真態。旣而得一孩。名羅貝德者。乃臨摹之。畫中孩跪母側。合掌祈禱。蓋睛仰視。極表虔誠安舒之狀。畫旣成。懸之壁上。顏曰天真。畫師頗寶之。駒光荏苒。倏忽多年。畫師年已邁矣。忽欲更繪一像。表現人之罪狀。與前像作反比例。雖作此想。久無機緣。後游鄰近之監獄。見室中有一重犯。名倫達爾。身被桎梏。僵臥地上。目睛深凹。肢體殘廢。暴戾奸惡之狀。浮於面目。畫師大喜。摹繪之。歸而懸於天真像之側。顏之曰罪惡。孰知兩畫原本出自一人。一爲幼年天真爛漫之狀。一爲長大後沾染惡習。墮落獲罪之狀。噫。惡習可不誠哉。

人之意志。可練習之。使匯聚於光明之域。若知善良之習。亦可知他種德性。由練習而成也。昔年博士貝博。德嘗於美國哈佛大學演說。以意志而題。其言曰。人負愆尤之時。每託故自恕。以爲試誘之



來猝不及防。致於無意識中。蹈此過惡。有時人之言語行爲。固有如上所言者。然大概試誘之來。人可得聞思索。若爲所誘。則不但當時作惡。且喪失抵制之力。而他日遇試。無暇思索立志之時。更易爲非矣。苟有能抵制試誘之時。立志堅抗之。不爲所勝。則舉動感覺。漸成習慣。致成屏惡從善。出諸自然之良詣矣。

舟之中桅。後有艙面。窄甚。初行時頗局促。舟子習行既久。卽不覺其難。且登陸後。雖道途平廣。而其步履似不偏不離。不出此界限。葛姆斯述一人。操舟爲業。後棄海鄉居。築一高阜。酷類舟之中桅。後之艙面。長廣亦如之。暇時常於此散步。蓋習慣已成。非此不樂也。

船主羅思及。與水夫某。同往北極探險時。常臥冰雪及巖石上。久之成習。不能御常物。雖捕鯨者服用之具。亦嫌其奢。而以己之懸床。易得一椅。

博蘭克林常往美國邊境。建築礮壘。抵禦印第安土人。夜間常裹一毯。臥硬板上。久而習慣。返家後。重臥床褥。反展轉不能成寐矣。

蒙太內曰。余嘗選拔丐童。以供役使。久之相率去。余庖廚復理故業。曾見一丐。拾取貝類以充枵腹。

是亦習性所在。不能勉強者也。

或問於某曰。君何來如許典籍。曰無他。每日一支雪茄烟耳。曰君意謂何。曰昔君嘗謂余曰。男子當習吸煙。余嘗許君。每日吸一支。但余偶讀傳記。見述某少年節省烟費。購致書籍。其後藏書甚富。余有感於中。力戒不吸。且以所積烟金。購此書籍。曰僅烟費乎。余意此諸書。所值當不貲也。曰然。當君與余晤。譚已六年於茲矣。以每日吸烟一支。每支值洋一角計之。則一年所積。當有洋三十六圓五角。六年卽有洋二百十九圓。故余之購得諸書。實卽所積之雪茄烟費。而未嘗另費一文。浸假當時君亦仿余行之。則君之所積儲。自必倍蓰於余。而在生業上所得之利益。尙在所不計也。（吾一般吸烟之青年人聽者）

兩水夫飲酒既酣。擬駕小艇返本艦。棹行久之。艇仍不前。乃以擊槳不力。互相詰責。於是奮力棹行。逾一旬鐘。艇仍在下旋處。初未前進也。憂惶殊甚。既而一人起視艇側。曰噫。夥伴。此艇尙未起錨也。由是觀之。人若爲某事所束縛。而初未之覺。則雖奮志力行。亦萬不能望其有進步也。

衛巴得在南美洲。得一鸚鵡。能述一種方言。而用此種方言之人種。早無瞧類矣。然教之者雖已逝。

世而被鸚鵡習之已熟不能忘也。

羅史根曰。青年人渾噩無思想。罕知其一生家庭之愉快。繫於片時之志操。今日之舉動。卽爲將來事業之基礎。而一念之微。或卽其生死之關頭也。噫。青年不思。毋甯老耄怛化。蓋以人之一生。皆爲運用腦力之時。必俟長眠弗醒。而后乃真逸焉。

習於善者。善念之起。若於神經及腦膜中。關一坦途。以備將來善行之馳騁。且拒惡念之闖入。人每次立志去惡。卽所以廣其向善之道。使後日從善更易。行惡益難。習於惡者。效亦如之。怙惡不悛。日行非禮。猶之於靈魂之堡壘中。築一通衢。由腦膜神經而達體外。日益堅實。嘉言懿行。無由輸入也。凡善德與惡行。徑途百出。而複雜之舉動。亦同此例。人之每晨。起有定時。有約必踐。不喪分秒。遇人溫文有禮。行事秩然不紊。誠實勤勉。不少逸惰。言皆至誠。不事虛飾。皆習慣有以養成之。其後福未可限量也。此種良習慣。在柔軟之腦膜及神經中。已如建有堅實之路。心版腦機。銘鏤旣深。欲破壞之。而易以他種習性。非殫心盡力。窮年累月。不爲功。故立品卽爲培養善習。善習已成。沿行已久。而欲毅然絕之。代以他事。較之發揮其本能。困難不啻倍蓰也。

裴格德曰。樂工奏琴。習之有素。一秒鐘可成聲二十四拍。而每成一音。必有腦絲藉神經傳令於指。使之屈伸。一音之微。指必三動。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一秒鐘成音二十四拍。即指動七十二次。輕重疾除。不爽毫厘。間有同時談笑自若。不甚注意其所爲者。由是可知。凡一事屢爲之。即成習慣。習之久。則成人之第二種天性。人可憑其所習。任意施展。而幾可不賴神經中樞之驅使也。

人之一生。其腦機日以教育全體各機爲事。使其養成習慣。得由腦之反應作用。而成種種自由之舉動。故人身各種運用。大半由神經系爲之代表。蓋若事事均仰神經中樞指使。則腦將不勝疲乏。造物主故藉此法以節腦機之勞。且使之裁度要事。悉合機宜。故吾人一生事業。即從有意無意間養成之種種習慣。組合而成。猶之縫合新舊雜色各布。以成一袍也。諺云。苟具束邀魔之一子。至汝家中。則魔將盡室而來。惡習亦然。族類頗衆。任沾一習。則與之有瓜葛者。勢必蔓延不止。譬如人偶有懶怠。或汚濁之癖。行將漸染他習。玷其品行。種種惡習。佔居之衆。殆如蜂房矣。

有人於此。聞他人詈之爲妄人。未不瞿然驚者。蓋其人之沾有此習。歷時亦不自覺其爲妄。原其初或偶作誑言。以占片時之勝利。不知無意間。已於腦膜及神經上。建有通衢。專供誑言之馳驅。終則

安之若素。殆亦如空氣飲食之不可須臾或缺矣。然其人方以爲戰勝惡習。在勢甚易。顧我不欲耳。不知習慣已如鐵素巨絙。束縛其身。必也勵志力行。兢惕自守。崇正不阿。殫精竭慮。庶幾其腦膜及神經中。可增一層堤防。以阻習慣之潰決。社會偶聞一人陷於法。莫不驚訝失色。意謂斯人固忠厚長者。何至於此。不知有因始有果。苟剖其腦球。察其銘刻腦中之諸習慣。如披地圖。無所遁形。然則其人今日所至之末途。其起點不難搜得焉。蓋習慣之初。人恆因其微而淺視之。迨行之既久。則有釀成巨患者矣。

人於習慣之始基。每忽焉不少加意。蓋一事屢爲之。則漸覺其易。而在人之腦機中。亦似有一種奇僻之意向。使人於此種舉動。有蟬聯不止之趨勢。且爲其事之便利。由積累而增長。久之則天然之反應作用。日益強盛。竟不知天壤間有道德矣。

德雷門曰。余嘗識一人。少時沉湎於酒。後曾改行。在邑中演說。頗著時譽。其人原以割玻璃爲業。奉基督教。守道甚篤。數年後。忽有人持碎頸玻璃酒瓶至。囑代磨平。其人取瓶反覆審視。忽聞酒味芳烈。直觸腦網。覆瓶得酒一滴。急以手指蘸入口中。酒興勃發。及就附近沽飲。酩酊始止。自是沉湎麴

藥。失業喪身。然而藥綠之萌動。固甚微也。

人受洗入教後。每不知方寸中之戰爭尙多。苟非恆心祈禱。壹志力行。破除舊時惡習。躋升階級。直達道德之堂奧。則於不知不覺間。行將仍蹈覆轍。而舊時情慾。亦如死灰之復燃。其人自謂已永勝。試探不圖轉瞬之頃。竟復入其陷阱也。

穆罕默德曰。江山可改。人情難移。老兵某一日自市上歸。左手攜牛肉。右手攜一筐。內盛鷄子。一人操軍中口號戲之曰。止步。注意。老兵聞之。不禁垂手止步。筐中牛肉鷄子。均墜街中。蓋其神經於此種口號。習聞已久。故一聞有以此詔之者。其肢體卽應之以運動。更不待意志之審決矣。人之一生。彷彿自撰其行術。而靈府猶留聲機也。凡人之理想行爲。感覺勞動等。無論巨細輕重。莫不銘鏤腦膜。拂拭不去。

## (四) 慎微

戴美基曰。余一日方演講。忽有蠅飛入喉中。自忖苟不強爲吞進。則語氣將不貫。乃吞而演述如故。是故人苟遇失意事。亦惟忍受不屈。以賡續其所爲耳。

河干小石。可以碎壯夫之首。甚或喪生。然初不必因是而畏。彼投石之頑童也。蠅能傳染疾病。致人於死。然以是而畏及一切鳴聲薨薨者。謂皆有殺人之能。則亦過於畏葸矣。

舊金山某報。曾誌一事。足徵細故可誤大事。有某公司之司出納者。一日計核帳目。再四結算。終少洋九百元。持籌握算。焚膏繼晷。計逾三星期之久。而帳仍不能清結。其人苦思不已。幾至病狂。經理者乃請借箸代籌。二人細心核對。依舊少洋九百元。乃邀總經理至。與之核帳。許之。未幾見某處確收洋壹千九百元。總經理曰。噫。此項入款。實祇一千元。奈何誤登一千九百元哉。然細察冊上原登數目。實亦祇一千元。因有一蠅被壓冊中。其一足。適粘附於百位之圈上。成一九字。閱者不察。遂誤以一千元爲一千九百元也。(本條乃指亞拉伯數碼)

相傳創始造鐘人。爲亨利魏克。以之計時。頗能脗合。因攜以見法王查理斯第五。查理斯注視時鐘。

有頃謂之曰。鐘之行運尙佳。惟鐘面字目尙有誤也。曰否。鄙意實未嘗有誤。王曰否。鐘面四句鐘之IV字。當爲III。製鐘者堅持曰否。王力爭曰。必當爲四個一字。造鐘者曰。陛下誤矣。王赫然震怒曰。朕從未有誤。汝速將去。糾正汝誤。造表者不得已從之。此所以今日鐘表之面。其四字均爲III字。而非IV字也。

哲姆斯華德者。發明汽機之偉人也。顧當其髫年。蜷伏爐前。靜俟晚餐之時。與常兒無異。誰能逆料其前程耶。夫汽力之爲用亦廣矣。然苟無此孺子者。則今日之汽車輪舟。奔騰千里。工廠製造。輪機轉動。莫不努力。苟無蒸汽者。行見輪靜軸止。舟車不前。製造廠之汽笛鳴聲。不聞於世。而千萬男女。亦將有失業枵腹之患。然則此孺子審於幾微。發明汽力之關係。不綦大哉。

常人研究偉人之歷史。莫不嘆其功業之偉。然不知其亦係積累無數小事而成。吾人一生之遭際。大都無足輕重之雜事。幾無來去蹤跡可尋。至非常之事機。則往往一生不數見。或畢生竟不一遇。然此瑣碎細故。實爲積成吾人生平之分子也。可不慎哉。

班坦曰。人之交誼。國運之否泰。往往有取決於一言者。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良有以也。



特羅亞與希臘燁兵。被圍十載。詩人荷馬。因以著世界最優之記事。詩然究其原因。不過胚胎於美人之嫣然一笑耳。

紀元一千零五年。意大利馬敦那邦之兵士。竊去波羅格拿邦之水桶而逸。兩邦因啓爭端。力戰至二十餘年。卒至兩邦皆困。原此水桶之價值。不過一先令耳。昔猶太明王所羅門。嘗謂兩國之戰爭。往往起於細故。卽此水桶一事。尤足爲之佐證焉。

克利米阿之戰。世界著名之大戰役也。糜億兆之財產。傷千萬之生命。英法俄土四強國與焉。攷其起原。則因一管鑰耳。蓋在土國所屬之耶路撒冷。有聖墓焉。希臘教會據爲己有。嚴扃之。而藏其管鑰。因觸臘丁教會之怒。俄羅斯以希臘教爲國教。而素以保護希臘教爲事者。因出干預。要挾土廷。賠償該教。土廷不從。因以決裂。然法政府素袒臘丁教會。而英廷又嘗擔任保護土耳其二國。於是聯法拒俄。同出干涉。爭端乃愈烈。因此區區細故。遂致釀成克利米阿半島之劇戰。大小凡數十仗。其尤著者爲六百騎兵之衛隊。馬拉喀甫之屠戮。塞佛斯托波爾濠前之血戰。計橫尸戰場。暴骨沙土者。不下數萬人也。

俄利恩公爵者。法王路易腓力之子也。因當早膳時。與友多飲一杯。遂致一全勝之朝。遽致消滅。而法國之歷史。因以改觀焉。蓋當公爵膳畢。與友握別乘車馳歸。中途馬忽驚躍。公爵一躍下車。失足而仆。不幸首觸道旁之石。被創極重。頓失知覺。昇歸卽逝。使不多飲此一杯。則公爵當馬驚時。或仍安坐車中。卽躍下亦不致失足。故其死也。實此一杯酒致之。且因其死。而其家族敗。巨產入公。杯酒之害。豈淺鮮哉。

蟀。微蟲也。然嘗拯千百軍人之生命。昔有名將加彼剎瓦加者。率軍士數百人。乘舟往南美洲。舟將抵岸。守者尙未覺察。破浪而前。行將觸礁。幸舟中某軍士。畜一蟋蟀。是蟲入舟以來。未嘗一鳴。至是嗅有土氣。忽然鼓翅長鳴。水手聞之。始知近岸。互相戒嚴。舟卒賴以保全。

五十年前。有遊客憩於英格蘭北部一小村之膳肆中。適有投函於主婦者。婦審視信面。仍以信返之。曰。郵費昂至二先零。妾無力償。此敢以此璧還。客力請代償郵費。婦不得已許之。投函者既去。婦告客曰。妾有弟相去較遠。彼此欲知康健與否。而以郵費昂貴。通信不便。故相約以暗碼載於信封外面。閱畢還之。至信封內實無隻字也。是客卽郵政改良家希羅蘭氏。時爲議員。感於此事。乃知郵

費必減少。民始利用。而郵政方能發達。遂於數星期內。在下議院倡議。郵資宜賤。竟得贊成。通過。而今日郵費之低廉。及郵政之進步。實始於希氏與膳肆主婦之片言也。

美國格蘭德將軍自述云。當余母遣余往鄰右。貸取乳油時。鄰人方持信而誦。微聞信中言。某學有空額。余因往求。竟得入塾。此余得受武備教育之始也。夫格蘭德將軍。因乘此一線之機緣。卒成名將。美國南北交關。賴以討平。國勢不致瓦解。其功甚偉。後且晉總統。然推其原因。則以其母偶乏乳油耳。

紐約救火會會員。於火鐘警告後二分鐘。即能臨火場。射水救援。其所以能如此迅捷者。則以會中佈置細微曲折。體會畢至。在在均以節省時間爲事。其車所駕之馬。平時操演純熟。於火鐘警告後。即能疾趨臨場。救火員居處。係在火機室之樓上。每一臥榻之足旁。置一袴。袴之下端。插入靴中。位置適宜。便於穿入。即此於裝束一事。已可節省數秒鐘。又以自樓梯拾級而下。耗時太多。爰於樓板多設孔穴。中通以柱。救火員聞警後。即可躍入空中。抱柱疾下。凡此種種。均所以節省時間也。

夫勇士有身經百戰。出入槍林彈雨中。未嘗稍受夷傷。而竟死於針刺者。巨艦衝風破浪。備歷艱險。

而有爲微蟲蛀蝕。因以沈沒者。故天下事不敗於大難。而壞於小患者。比比皆是也。

美國支加哥城有某孩者。以力去蘋果之皮。誤以刀尖刺入掌中。竟於十日內。患牙噤症而死。又腓拉特非城一男子。自臥榻起。誤踐鈕釦。陷入足掌。以此細故。竟於一星期內喪其生命。邑中並有因去一齒而死者。波士敦城有某甲。因履失宜。擦碎其足旁之膚。致患牙噤症。而於二星期內逝世。倫敦一小販。因給值不合。與一家宰口角。怒拍其桌。適桌上有兒童玩弄之石丸。擦傷其掌。未幾卽患牙噤症死。推之鐵叉銹訂。誤陷入肉。貓犬之咬傷。蜂蠶之毒螫。蚊蚋之嘍膚吮血。在在均足戕人生命也。

西人視遺囑極重。其文字務求合格。故有偶忘點畫。致喪巨產者。且人或忘閉門下鑰。但斬一舉手之勞。而巨宅灰燼。千百貧民。因以失所焉。

昔匈牙利國之尼米台村。嘗遭大火。屋宇之被焚者。凡二百三十二家。全村居民。盡失所依。推原起火原因。一孩偶弄火柴爲戲耳。

微眚小過之所以可怖者。蓋以其甲苗萌動。放葉著花。發達至迅。不終爲細眚小過也。火車司事或

司機之時表。其遊絲偶受微損。致時表較遲一二分鐘。而因此竟致二輛滿載乘客之車。於路綫終互處。彼此相觸失事。傷斃多人。報紙喧傳。世界盡知。數十家骨肉之親。頓入憂患之境。千百健全之旅客。忽躋疾苦之途。危乎慘哉。夫遊絲微物也。一二分鐘之遲緩。細故也。其關係之鉅。有如是者。細故爲大事之幼胚。不可不慎。故人之能忍小患者。與夫能任大困難者。相較尤勝一籌也。

各種工藝。其職業之高下。大抵以事之精粗。工之審慎與否。辨別之耳。世界利達之士。不僅因其智巧勇力。與凡衆不同。亦以其能切心注意。凡事體會入微。猶彼大象力引千鈞。亦能拾針芥也。

拿破崙者。最能審微之魁傑也。凡其屬員。以爲無足重輕。不值一覽者。渠無不殫精竭慮。悉心考察。一若世界無一微物。不足供其研究者。夫奧斯得立次之捷音。關係全歐多年之命運者也。傳言當時拿破崙進軍時之規畫。纖微不遺。從未有若此完備者。渠於其地之形勢。研究畢。至不留餘蘊。故於乘舟至厄爾巴島時。舟主見其於舟中布置各物。瞭如指掌。不禁爲之欽訝不置也。

凡欲抵於成功者。當先注意。無量數之微物細故。經歷千百次之違心失望。而後有濟。然彼疎忽草率之徒。猶以爲偉人惟治大事。不亦闕於知人哉。

昔舊金山一商人電詢薩克蘭緬多之某買者。其文曰：「有以麥萬斗求售者。斗各一金。欲購否。抑太昂乎。」旋得其復電曰：「不太昂。」舊金山商遂盡購其麥。實則其復電係「不太昂」。然因稍涉疏忽。而彼薩克蘭緬多商已損失千金矣。設有欲纂失敗之歷史者。則可以三字賅之曰：「不審微。」夫律師之失敗。不獲享盛名者。亦衆矣。考其原因。不外乎契約等重要文件。偶有失當或脫字而已。蓋一二虛字。雖有視之若贅瘤。而一經遺漏。關係甚大。往往爲人指摘。訟端隨起。損失甚鉅。且有遺囑因律師疎忽脫漏數字。遂致語氣模稜。爲人詆斥。失其效用。可不慎哉。

今夫團團大地。不乏荒謬疎忽之徒。彼懸壺者。流習性浮誕。每草一方於病源藥性調理服藥方法。細微曲折之處。未嘗注意。故鮮不失敗者。至若商人。則其失敗之原因。亦正坐是。至銀行付期票。則已過期。發票至。不應期付款。信札來不卽函復。甚或任意翫置。絕不檢存以備查攷。而所登帳目。收支不明。故於經濟狀況。茫然無知。蓋彼不知微物之關係重大。蔑視細故。無一時能慎密。此商界倒閉之原因也。

凡人之性分中。無精密之思想。而不以至小之事物爲重要者。無論於何種事業。皆不克成功。著名

畫家伯安吉羅氏有言曰。細端所以致全功。而全功殊非細端也。

狄更士著週年一書曰。有以執爲奇才來詢者。答之曰。審微之士是也。欲明此說。請舉科侖布爲表準。渠於偶然之事物。獨具隻眼。竟以懸揣而獲實效。蓋當科侖布之西渡大洋。而探新大陸也。駛行多日。絕無所獲。科侖布之失望。不讓他人。行將返棹作歸計矣。乃忽於觀察微物。引起一番堅忍不撓之議論。而卒因是探得美洲新大陸。其言曰。數日以來。以鉛錘入海。測水深淺。細察所沾物質。似屬吉兆。而薄暮時日輪旁之雲霞。其形態色澤。亦與數日前迥異。空氣較爲溫和。風力不如曩日之猛。而方向時有更易。一若偶有窒礙之物。近日且見海中浮有片蔗。狀若新者。更見樹端一枝。上纍纍綴紅果。色頗鮮豔。又有羣鳥隨舟飛鳴。雖昔日亦嘗見之。爲彼所恐。然不若近日所見之繁多。乃揣知羣鳥之發現。必非無因。總之以上種種朕兆。實使余有厚望也。夫科侖布因此種種微物。而遂死灰復燃。希望重生。復因此一綫之希望。而探得新大陸以歸。審微之功。不綦大歟。

小事一偉人之目。卽成大事。小事輕於空氣。然一入理想家之腦機。遂有改革世界之偉力。農夫賽爾氏曰。咄咄。此鴨沼內之一滴泥滓耳。然劉文華氏窺以精妙顯微鏡。則固大千世界中之最奇。

妙不可思議者。

遠鏡之發明。亦由偶然得之。先有荷蘭人業裝眼鏡者。其兒偶與姊嬉。以鏡二片相疊窺物。忽見遠處禮拜堂之尖塔趨近。若迎迓然。不禁大異。姊弟輩亦傳觀稱奇。繼聞於父。父亦訝之。私冀苟據此理製玩物。亦一獲利機會也。爰謀於賈離婁氏。氏固天文學泰斗。一見卽知此理之發明。於天文家裨益不淺。遂仿之構一遠鏡。其製雖拙。而賈藉此所發明者。較勝於近世天文學家。以直徑三尺之遠鏡。及他種精妙儀器所考得者。則功用實鉅也。

華根自述曰。當一八〇六年。余步行哈士之森林中。偶觸一鹿骸而仆。既起立。見骨色純白。脫骺分離。檢而視之。默思片時。真理忽如閃電。飛入心中。余遂憬然大悟曰。是蓋脊柱骨也。由此遂爲全體學上之一大發明。他如古思氏。於一瞬間悟得植物之萼瓣鬚蕊。均與綠葉同爲葉類。亦與以上所述若合符節。

畢次堡有跛人焉。躑躅道旁。足滑而仆。帽落一童前。童蹴之以足。帽遂墮入街心。時另一童趨來。掖之起。拾帽歸之。送之逆旅中。跛者感其助力。稱謝不置。且詰童姓氏。一月後此童忽得一千圓之銀。



勞。童之所爲雖細。然亦不失其報償。而蹴帽者究何益哉。

仁慈之言。其發甚微。然其效力。足使世界無量失望之人。一改其觀念。而拯得無數之生靈。人之交友。雖祇偶加白眼。片語傷懷。然因此或終身失却良友。

人有具極長之才艺。而兼有優柔無斷。浮躁自縱之短者。常人固謂瑕不掩瑜。小疵無傷大雅。而不知世界多少之失敗。均此微瑕末節所釀成。

支加哥。美國北部之大邑也。邑中有監獄。鼻輒爲垣。苔痕斑剝。建築已古。一日有女郎名蓋葩者。步經其鐵櫺之牖下。忽有聲自內出。曰女郎。蓋以書假我讀。余居此間。苦寂寞無所事。女郎必以書來。任何種均拜盛賜。其聲悽惋動人。似出老人口吻。女郎時方十齡。聞之驚且奇。歸以述之父。父以書一册畀女。使逕授之。自是每屆日曜。女郎必以新書至。且漸知憐恤囚徒。數日後。老人病將死。延女至。哀之曰。老人受女郎厚德。慚無以報。今垂斃矣。乞女郎以向之惠。老人者。惠我獄中之儕侶。女郎必許我。女聞言大感動。正色應之曰。諾。後女果踐約。且不特以書籍假獄中囚。卽囚之已開釋者。女或貸以金。贈以衣。授以生計。賃以屋宇。慰藉鼓勵。百方備之。親友之聞其事者。莫不感觸。各有所餽。

自是美國各地。凡有書籍金錢者。奔集於蓋葩之前。而女因益擴其事業。迨至一八九五年。蓋葩卒。其時全國各大邑之監獄中。已莫不有藏書樓。然原此偉大有用之善舉。發端於一老囚之借書。而竟致此女慈善之影響所被。至於不可紀極。

某處一樹膠製造廠。規模宏大。一日總理導一客入。狀若教士。言來參觀者。聆其吐屬。似於此業茫無所知。後至研磨樹膠之室。客逗留較久。嘔喘曰。可以此種材料少許見惠乎。總理漫應之曰。諾。任君割取可也。客欣然色喜。趨而前。至大捲樹膠處。出刀置口中潤之。操刀將割。總理急以手拍其肩。厲聲斥之曰。鼠竊奸詐之徒。速止。樹膠不可以乾刀割裂之祕訣。豈教士於講臺中習得者耶。言已。卽下逐客令。麾之門外。蓋樹膠雖爲雜質。然其製法。各家甚祕。足值數千金。客固業此者。然伴爲門外漢。意欲竊窺其奧窔。不圖爲總理於潤刀而割一細事。遽喝破之。其計遂不得售。而總理亦以審微之故。得自全其祕術。

狄更司於所著『一週年』中。謂文章爲微物細故擴大之作。誠不易之正論。蓋凡一理想。一事實。或十分之一秒中。觀察所得。因而鋪張點綴之。則莫不炳然成文。然有志之士。足跡幾徧全球。方謂

苟得一二日閑暇。坐而著述。不難使書賈傾倒。而實則大言欺人。不值識者一笑也。世界偉大之殿宇。均爲小石築成。而偉人之生平。亦爲細故所造成。

干璫伐者。彫刻師之巨擘也。嘗彫一像。而該像實爲氏之傑作。工垂成。有客來觀。見干揮錘運鑿。絕無意識。方以干爲兒戲。干拂然責之曰。此等輕敲細琢。以君輩門外漢視之。謂爲無所用心。而豈怕良師拙工。其技之精。麤優劣相異之點。卽在於是耶。

干璫伐方着手。彫鏤拿破崙像。其銳利之目光。忽於重價購自伯洛斯之雲石上。發見一赤色細紋。卽堅辭不施斧鑿。

雪片之爲狀。似甚浮脆。然據丁達爾氏之言。孩提一捧之雪。所蘊有之隱力。足可使一村之房屋沙土升入雲際。且光線之溫靄微妙。莫可倫比。而世界江河湖沼之水。莫不爲此微細之光線。吸入空際。復駕雲輪。飛行空氣中。其勢力之偉大可想也。故知吾人之理想與感情。亦各具此真勢力。而其影響。實遠過於革命戰爭。及夫世界之君主。

日輪之直徑八十八萬六千英里。然自他星以遠鏡窺察之。其鏡面苟有絲一縷。卽掩蔽不見。

葛臘克曰。練習良心之妙術。卽在一切小事。堅求完備。此實爲人生莫大之誘惑。人之恆情。遇無足重輕之事。偶作誑語。微吐惡聲。略行欺詐。必謂於事無害。不知此實人生之眞誘惑。所以敗壞人道者。莫此爲甚也。

人身之有道德。譬如建築物。凡人一事背逆真理。無論大小輕重。其基礎卽爲所動搖。且無問他人之輿論何如。而捫心自問。未嘗不自覺慚怍。在他人視之。表面依然。而其內容確已虧缺。是後每作一誑語。無問他人知否。而其道德之基礎。復受震動。拔去柱石。終則道德喪盡。猶之屋宇。僅存空殼耳。夫人屢犯愆。尤有稍存自尊之心者。尙不至全失人格。惟慣作誑語之徒。則廉恥喪盡。其居心自待。洵不可問矣。

世界之生命。皆起於微點。極細之塵埃。可損最精之時計。星星之火。竄入眼球。足滅拿破崙之勇。而一瞬之光陰。其重要或等諸期年。世界若干流離失所之人。原其貧困之故。蓋於火險期滿後。苟延未卽更易耳。故吾人片刻之所爲。有足貽畢生之悔者。

## (五) 窒礙

步爾和所撰說部中有孫納毅者。告誡費亞臘之語。殊可玩索。其言曰。試視鄰園之樹。屈曲糾纏。生長甚難。推原其始。蓋有微風挾籽種吹來。墮入石隙。因得發生。然爲屋宇所蔽。牆垣所阻。故天然之灌溉。人工之培植。均不能及。惟樹必得日光以求生長。故其枝幹。糾曲蟠繞。趨向陽光。一遇窒礙。改竄他途。競存甚烈。雖其發生時之境地。甚不相宜。然卒得舒放其綠葉。於日光空氣之中。葱鬱可愛。與後方之藤本。共榮爭存者。蓋植物原有此性。而復經營以求日光也。是故人苟困於坎坷之境。而毅然決然。亦如草木之竭力競存。則剛者增其慧。而柔者增其樂矣。

普士科在大學之第三年。一日偶經膳堂。忽聞座後有喧嘩聲。掉首返顧。思得其故。適其窗友戲以硬麵包一方擲來。誤中目。遂喪其明。普氏乃輟學養病。久之始愈。迨返學校。自願因遭此不幸。益深磨礪。以期超逸儕輩。不圖一年半後。他目亦以風溼症發炎。於是數旬之久。常困守暗室。終日伸手捫壁。蹠躩室中。久之壁上泥砂。亦因兩臂擊觸。漸漸脫落。終則不得不舍其擇定律師之業。而改作他圖。故至二十五歲時。其目力大損。而於近代之語言文字。尙未能深入。然普氏矢志畢生治史。雖

此學科亟需精銳之目力。而史學之一支。尤非深諳南歐各國之文語不可。普氏因從事練習其記憶力。殫精竭慮。立志彌堅。久之可以六十頁編輯完美校讎無誤之腹稿。同時口授。令人筆述。普氏雖遇此種種阻力。卒成西班牙國斐南迭及伊士貝勒朝之歷史。墨西哥戰史及秘魯國凱旋史。迨至暮年。普氏祇可用目力一小時。而此一小時。又須分作數次。然普氏仍以此瑣碎之光陰。纂成腓力第二朝歷史。美國哈華德大學校長華克氏曰。普氏不幸失明。洵屬可悲。然卒因此引起其熱誠。使之一生事業。專而不分。致普氏之名譽勢力。因得徧及寰球。故普氏之不幸。亦未始非普氏之助力也。

潘克猛年未弱冠。嘗在學校攻美洲法人殖民史。擬纂一書。書中既多印第安土人事實。潘欲知其生活狀態。遂赴美洲西部。卜居印第安人中。因是健康大損。目力亦受影響。讀書作字。用目每次不能逾數分鐘。而身尤脆弱。研究學術。恆不得逾半小時。幾與達爾文之一日祇可讀書二次。每次不逾二十分。同一不幸。然潘氏卒能著作等身。且所著書籍。均極完美。更不待他人之校讎斧正。是亦力勝阻礙之人傑也。

福斯得者。字亨利。英國郵政大臣也。卒於一八八四年。福中年失明。然失明以後。其爲人遠勝於前。故有半生偉人之稱。

盲人之成功。往往有令人咋舌者。神學博士黑銷字多瑪。爲十八世紀碩儒之一。然其誕生後三月。卽盲。胡貝者。瑞士之生物學家。幼卽喪明。然其後爲著名之昆蟲學家。所著蜂蟻等昆蟲學書。甚富。桑德蓀。三齡卽瞽。然達於數理及星象學。而此二者。實爲科學中艱難之尤。戴倫休。字罕猛。亦瑞士之盲人。生於一五二〇年。後爲瑞京伯爾尼大學之校長。撰有詩歌字典。及植物學歷史等書。

馬貝恩。生而無目。嫻數理。精音樂。爲盲人字母之發明者。其發明之功。足爲後學之津梁。

梅楷甫。字約翰。一七一七年生於英格蘭約克沙省之那勒斯府。六齡而盲。擅彈四弦琴。十二齡時。卽已名震全英。實爲十八世紀時之奇士。

雕刻師費達兒。法京巴黎人。二十一歲時失明。能以手摸索一物。識其外形。然後以泥摹造。莫不酷肖。見者爲之舌擗。蓋亦異人也。

斐葩迪博士曰。嘗告誡今世青年。使不希冀平坦之途。以踐其志望。凡人克臻佳境者。罕不先遭種

種困難。蓋阻力之來。我苟不爲之挫。則所謂困難者。直助力耳。故最有裨益之練習。莫如勝諸阻礙也。

密爾敦氏。最優之著作。大半成於晚年貧病失明之時。嘗曰。人之最耐苦者。乃最能作業。

本人約翰曰。如吾人不背於理。願祈上帝常降大禍。蓋禍大則上帝之慰藉。亦因之而大也。希臘詩人何墨。所著荷得賽美人歌。亦衰老喪明時之作也。魯濱遜飄流一記。撰於獄中。而著作者第福。亦嘗三荷木枷也。他如巴司德所纂人生與時世。葉略德之人類自主權及裴航氏之無十架無冠冕等書。亦均成於囹圄中云。

自戕者之煉獄一書。係柯伯在斯旦佛監獄時所撰。英國陸雷氏在獄三載。而纂世界歷史。路德被禁瓦得堡。而譯新舊約書。赫木化因患傷寒症。而起研究理科之念。病略愈。即購顯微鏡一具。因其爲學生故。得在病院養病。潛心攷察。別無費用。故赫氏不以疾病爲苦。而反視此爲一生之佳境也。亞歷山得卜壁。在學時。苦讀不已。其師以其勤奮逾常。有妨攝生。特爲規勸。卜壁指己僵僕之背。答之曰。生之所負荷。既異於人。自當鼓舞精神。好爲之也。



憂患禍亂之世。往往誕生非常之志士。猶之精金出自極熱之熔爐。焜耀奪目之光線。來自晦黑之雲中也。

孫葩痕在聖葛雷佛邸。見所栽大理花。色澤鮮明。豔麗逾於常葩。因請其故。主人曰。是當詢之荆人也。然愚意或因花蕊含苞未放之時。殆由荆人以手指揉之也。著者敢再三叮嚀曰。凡人有所成就。苟不遇窒礙。不得助力。不經困難。不知平易。

著凱旋之道一書者曰。某著名哲學家嘗云。命運所遭利達之境。猶之絕壁。惟鷹鷲及爬行蟲之運動。可登其峯而造其極。然鷹鷲之類。屢奮翮即登其巖。而爬行蟲紆迴曲折。備歷艱辛。雖遲久亦抵其境。然其難易有霄壤之別焉。

赤道附近。有無風帶者。最爲稱險。舟子所患。蓋舟楫一至其地。即閑靜如入畫中。往往數星期之久。微風不作。舟即不得越雷池一步。故較之北極之冰流。南洋之颶風。尤屬可怖也。

韋令敦嘗曰。世間果有難能之事乎。盍取報紙讀之。

拿破崙曰。必不能一字。非我法國文字也。又曰。所謂天才者。即力勝艱難。成就難能之事業者也。

本人約翰在彼特福監獄時。所著之天路歷程。初不意爲關係重要之作。然天啓其衷。雖未爛於學。而筆鋒所至。似獲神助。其造就遠勝於彼之才識。書既脫稿。本人尙躊躇。無意付梓。孰知此書傳道之廣。救人之衆。竟非二十名牧所敢望其項背。

馬課蘭曰。本人約翰所著天路歷程。實一傑作。世界各國。無不有此譯本。卽未奉耶教之國。亦有然者。學者莫不以此書爲世界最優之寓言。本人約翰之名。因以大噪。洎乎今日。幾致寰球均知。家絃而戶誦矣。

歷史學者葛淚痕氏。嘗謂本人約翰。素不禮於牛津及岡橋大學之學士。不意此末學鉛工。貧困賤士。竟以平易不文之筆。家庭通俗之語。撰成此書。蓋從來著作名家。未有以此種體裁。而享盛名者。其文體。實類新舊約書也。世之幼年失學。及未嘗深造之士。往往喪志灰心。無意進取。然觀本人約翰之生平。足資感奮。世之短於才藝者。亦可興矣。

成功在人爲。在志力。在決心。在忍耐。在勤奮不懈。在善用機緣。蓋決心與無倦。二者之成功。已足驚人矣。

柯蘇思曰。子亦習聞英王步路史之逸事乎。既敗於敵。遁跡草莽。敵復大索之。欲得而甘心焉。步隱身巖窟。心如死灰。忽見一蜘蛛。緣行凹凸不平之石壁上。欲達彼方。以張其網。不期失足下墜。則絲復上。再蹶再起。七次而達。步見之有感。因仿其所爲。卒脫其國之羈勒焉。蓋步路史自蜘蛛悟得一訣。曰一而再。而此一語。今日遂成英諺。

蘇格蘭童某。徒跌至某工廠求雇。廠中人告以須著履來。童乃往他處工作。兩閱月而購得新履。復赴廠求用。廠中人復因其衣衫襤褸。辭去之。童復勤工節用。六閱月而購得新衣一襲。再往。則又不能讀書作字被斥。童乃以工作餘暇。入夜學校肄習。十五月而成誦。卒受雇用。其後竟爲該廠監督云。

某處有避暑旅舍。距教堂甚遠。一日爲安息日。暑威酷烈。旅客因無禮拜之所。乃相約暫假應接所爲講堂。累五六木樞爲講臺。覆以蔽琴之布。公推一少年教士講經。又少婦數輩歌詩一闕。教士率衆祈禱畢。卽趨前宣講。一手按所錄講義。方畢三紙。偶伸手示狀。不意立處適在二櫥之間。微風吹來。講義稿紙。遂片片作蝴蝶飛。散佈一室。聽者代爲檢拾。然按次整理。尙需多時。教士乃以紙納諸

囊中曰。諸友。今雖不克宣讀所錄講義。然君等苟諒我。當不照所記。續爲演述。衆皆願之。而是日所演。實遠勝所錄也。教士自是遂不復錄講義。後既成名。嘗謂友曰。余之成功。實係於風之一吹也。常人以爲貧困之境。可助兒童之上達。若然貧困兒童。既什百於擁厚資者。則世之偉人。自當觸處皆是。而不應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焉。實則成功不係於貧富。而繫於勤惰。在貧家兒童。則爲饑寒所迫。有不得不勤奮者。苟培養其才。充其所至。則成功自操左券。然富家兒。苟亦勤奮自策。其成功之機緣。實遠勝於貧子也。

爲身有索。繫之下墜。則飛騰益高。人生亦然。係累多而責任重。其飛騰愈有力。故阨困之士。孑然一身。飄泊不定。往往自溷泥塗。而欲求於此世出人頭地者。當有他人迫成之也。

舟楫之巨絙。當靜置艙面時。不審視其堅脆。一遇颶風。波濤洶湧。巨絙得用之秋。鳴聲如絃。而其強弱卽顯。人屆遇試之際。本眞畢現。質性之強弱。亦不難立判焉。故風和日麗之時。沙土上之建築物。與磐石上之屋宇。優劣等耳。不加重力。則蛛網無殊於鐵索。惟一經試練。則強弱堅脆。判然立辨矣。衛琪瑚曰。史彌思字馬速。又字海爾。爲著名陶人。總角時受父舊業。惟跛一足。僅堪作陶器泥坯。未

幾復喪一足。并失其業。然史彌思素有志。決意謀餬口之術。史氏本具摹造天才。乃以泥砂仿製瑪瑙碧玉。復治化學。藉其助力。造一種含有金類之土。以製燭台。筐篋。及爐上之裝飾品。後又發明一種黃盜。稱曰后盜。一時盛行。欽洛特皇后復獎助之。以「后之陶者」四字。榜其工廠。史氏又仿造五彩介石古瓷。及他種美術品。而爲當時寰球最著名之陶人。夫此貧賤之童。無學術。無財產。且無親友之援引。不幸莫甚焉。而竟力勝諸艱。一變而爲成功之人傑。詎非奇男子哉。

艾弟遜曰。余方四十七歲。而貌殊衰老。不似壯年。蓋常人每日操作時間。平均祇八時。而余二十一年以來。恆十九時。例以常人操作之時。則余不啻八十二歲矣。此中歲月。大半用以試驗難能之事物。今鬚髮斑白。殆將百齡矣。艾氏惟日孜孜。焚膏繼晷。專務難能之試驗術。終較他人發明爲多。蓋艾氏能自失敗中習得成功之方法。實爲從來所未有也。

衛德翰嘗曰。爲醫士者。不第當宣布其成功。并當表揚其失敗。不然。則外科之術。終不能有進步也。華德曰。世界所需之物多矣。然尤亟者。需一失敗之歷史也。

史古德。遷於學。初不以己之著述爲寶。惟亟亟爲兒童輩謀衣食。營房產。迨其後裔殆盡。史氏所殫心

經營者亦遭失敗。乃其著作反因此驟增異彩。然史氏至是百念俱灰。僅求小成。故其成功。竟非史氏夢想所及也。

葛蘭德將軍。初以勞師無功。幾與許滿氏同遭政府斥革。然卒於失敗中得成功之門徑云。昔有開農藝展覽會者。以一二等賞。獎乳油器之製者。逾三載。受次賞者。邂逅會中評判員。謂之曰。曠昔會事畢後。膺上賞者。既歸。以所獲獎金沽酒。宴飲二週之久。日居醉鄉。幾敗其業。余則銳意經營。力求成功。不作第二人想。迄今事業發達。勤務者多至二百餘人。所製乳油等品。已暢銷世界。吾二人之結果不同。有由來也。

## (六) 勇敢

英國大佐某。韋令敦之司令官也。既聞拿破崙自厄耳巴島遁歸巴黎。則詢醫曰。余尙可在人世若干時。曰。君之肺結核症。已達極點。然苟能善自珍攝。尙可苟延數月。大佐曰。僅數月乎。然則大丈夫與其呻吟牀褥。病死牖下。無甯效死戰場。馬革裹尸之爲愈也。乃入營隨征。而華透路之役。大佐胸部被創甚劇。彈丸適中肺核處。腐毒盡去。竟藉此延命數年之久云。

勇而有恆。副以熱誠。則足勝世界一切艱險之境遇。

斯德拉松城被困之役。瑞典王查禮士十二世。方口授祕書官草詔。忽有一炸彈穿屋入。祕書官觀此險狀。手戰筆落。噤不能語。王神色自若。曰。何事。曰。陛下不見炸彈乎。王曰。炸彈與若所草詔何涉。其速揮毫續書。

西特立次者。普魯士之名將也。嘗因一勇敢之舉動而得獎勵者。普王斐特力。俗稱鷹目王。當其爲中尉時。已識之爲英雄。一日隨駕探敵。渡一橋。王掉首與語。曰。浸假此橋兩端均爲敵據。則若將何以自脫。西特立次應聲曰。臣必如是。言時策馬超越橋欄。躍入俄得河中。泗登彼岸。王見而大悅。卽

於其登陸時。擢爲少佐。以是知世間所最重者。無間平和戰爭。私人法人。殆無過於剛毅堅定之席耳。

普魯士名將毛奇。亦一大勇士也。嘗以邊防策。及整頓日耳曼聯邦軍隊之計。上日耳曼國會。見拒不用。毛奇毅然謂之曰。若然。則普魯士當獨行之。

印度之亂。英將灰勒率師駐孔尼普爾。築壘自守。西巴叛黨環攻之。鳴礮射擊。一彈適中英軍之一雙輪車。車上所載。均係彈筒。悉爲轟散。車木且延燒將燬。而其地點適連藥彈庫。凡英軍及叛黨之目擊者。均悉其危險。蓋苟不立時撲滅。則延及藥庫。卽有炸裂之虞。西巴礮隊乃射擊益力。彈如驟雨。不予英軍救火之機。時有青年中尉。名戴勒佛者。獨毅然不爲動。奮身火星彈雨之中。手折車輪。已燃之部。覆以沙土。火勢被遏。遂卽熄滅。未致延及藥庫。此等果敢之行。自當令英人鼓掌稱譽。英帥交章獎敘。而日耳曼之鐵十字寶星。法蘭西之十字勳章。及英吉利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均所以表揚果敢之行。使軍人之有勇者。自別於其儔也。

奧法羅地橋之役。雷尼士最先渡。拿破崙次之。先是旣開戰。雷尼士急不及待。衝鋒陷陣。塞旗斬將。



乘馬既斃。則躍登一輿。將馬後。剗刃其身。擲尸馬下。乘之復鬪。力斬六人。策馬歸陣。拿破崙嘉其勇。卽於戰場擢陞其職。

史蒂芬蓀。既爲煤鑛工人。發明安全燈。欲實驗其效果。乃躬入一鑛。詳詰鑛中險處。有以某穴充物。煤氣者告。史卽直趨其處。其友訝然。舌爲之橋。從者均相顧卻步。急覓康莊以圖自全。是時史蒂芬蓀漸趨近穴。死亡失敗。均意中事。而死亡尤慘於失敗。人咸爲之危。史蒂芬蓀心神舒泰。手足不戰。既至煤氣充物易於爆發之穴。卽舉燈向之。靜觀其變。則見燈光熊熊。火燄倍明。既而左右搖動。漸暗而熄。礦中毒氣。既不炸裂。亦無他變。足證史蒂芬蓀已發明一萬全之策。既可洞燭全礦。礦中煤氣亦免延燒。而千百鑛工之生命。更復因以獲全。是誠鑛工之第一實驗安全燈也。顧史氏犧牲一身。躬自試驗。則尤非血氣之勇可比。而當擬之爲道德界之至勇也。

某處一火車。將抵車站。汽笛發聲甚厲。警告行人。毋得踰越軌道。忽一醉徒挈妻蹣跚至。暴躁若狂。蹈軌欲過。其妻力挽不能止。俄失足而仆。去車頭僅數尺。欲施救援。似非施行異蹟不可。幸站長迅如閃電。一躍入軌。掖之出險。當此一瞬間。月台上旁觀者。已驚呆如木鷄。醉者之妻。亦已駭極暈去。

知覺盡失。維時火車已至。醉人尙撐拒不已。站長大呼乞助。衆聞聲集援。始將醉徒推挽而出。醉人祇因撐扎罔逝。微受創夷。若站長者。誠義勇可敬。然尙神色自如。不自矜伐。蓋稟惟以人命至重。故奮身往援。至己所遭之險。行事之勇。則均不暇計及。然而經此震恐。聞亦數夜不寐云。

梅那德字約翰。美國伊爾釐湖上之篙工也。其行事之果敢。有足傳者。先是梅那德之舟。駛行湖上。忽遭回祿。施救且不及。衆均驚惶無措。而梅氏當此火燄灼膚。痛徹骨髓之際。仍轉舵不釋。直駛彼岸。舟中數百人賴慶更生。梅那德後竟焚斃。捐軀救人。其勇尤不可及。

英國副主教赫爾。嘗主岡橋三一學堂講席。一日方演講義。忽報火警。弟子乃罷課。赫氏亦出課堂。則見校中生徒。站立成行。自校舍直達河濱。以桶汲水。傳遞灌救。行未一生。立於河中。水及其腰。是生體質脆弱。且患瘡症。赫爾見而憫之。曰。史德鄰若居水中。不患受寒乎。蓋情人瓜代。史率爾對曰。水中既需人。則他人可入者。弟子亦安敢辭。此語含蓄無限。實爲世界種種偉業善舉之精神。蓋懦夫遇事退讓。枯坐不起。雖知其事之至要。而尙諉爲有他人在。明德之士。一知其事之當爲。卽曰其事既待人治。余何敢辭。毅然自任。而事竟以成。

凡兒童披閱步浪湯姆在羅格壁學校之故事者。至寄宿舍一段。有不悚然起敬者乎。揆速字卓基。一髻齡童子也。自幼嬌養。從未離母。入校之第一日。適與步浪同臥室。故相偕入寄宿舍。先是舍中童子。未聞有跪而祈禱者。諸童解衣將寢。尙團聚談笑。揆速是時不勝家鄉之思。柔聲詢步浪。可以盥手乎。步浪應之曰。可。言已。卽與他孩言笑。揆速乃跪牀前晚禱。蓋自幼所習。日必行之。經時室中燈光灼然。語聲雜沓。以此孤寂童子當之。誠莫大之試探也。一生徒且以便履戲擲之。步浪見之。頗不平。脫履還擲。適中其首。憤然曰。有欲嘗試他一履者。當知所以致之也。步之祖護揆速。毅然不顧。殊類豪俠。而羅格壁學校之改良刷新。實發端於此也。

婦女於日常行事。而遇貧困危險。虐待愁苦。橫暴試探等逆境。有因而成其豪俠者。而其勇敢之顯著。更不一其道。例如某女因父疾篤。拔己三齒。售於牙醫。而以所得資購甘旨歸奉其父。其事奇而孝。義又不可及。

歐文字華盛頓。嘗曰。余屢見女子當逆境之來。大著定力。反足爲男子之後援。蓋女性本柔和。凡橫逆失意之事。以男子當之。往往灰心失志。一蹶不振。而女則堅忍維持。彰其柔德。亦自有其特長也。

某處一商。業敗破產。薄葬歸家。謂婦曰。愛妻。余敗矣。所有已悉入債權人之手。其妻默然。注視有頃。坦然曰。債權人欲售爾債乎。曰否。欲售妾乎。曰否。曰欲鬻我子女乎。曰否。婦曰。然則勿謂盡失所有。蓋余等之至寶。固均在也。子有婦而妾亦有夫。并各有子女。計所失者。僅余等技巧及勞動之效。果耳。何事戚戚爲哉。有此身心在。儘可更立他業也。婦女之賢者。每能鼓勵男子。玉成果敢之氣概。昔斯巴達國一軍人。以劍短不擇。其母誡子曰。汝進一步可矣。又斯巴達婦人。當子出征時。囑之曰。汝當攜盾而返。不則臥其上可也。（意謂不能殺敵。亦當殉國。切不可棄盾而逸也。）前美西之戰。美之婦女。亦以甯爲勇者。不作懦夫婦。相告語。嗚呼。可以風矣。

格拉士頓爲學童時。有於膳後戲謔而會飲者。格拉士頓意弗善其所爲。竟覆盃不顧。蓋其德性上之勇敢。已於此時嶄然露頭角矣。

傅蘭克林少時。嘗於印刷所執業。同事青年。每會餐。必沽皮酒或波得酒。酩酊自豪。傅獨戒飲。當時實爲僅見。儔輩因各嘲之以取樂。戲呼傅爲笨伯。或曰懦夫。傅惟一笑置之。然他青年碌碌無所長。卒皆湮沒無聞。維傅氏自拔爲偉人。至今不朽。而其幼年之勇敢堅定。實爲後來成功之一大原因。

人常好剛惡柔。而於己所易制之人。益加賤視。尤爲人類習性。設有僞友。爲汝謀而不利於汝。汝苟從之。祇予彼以藐侮之隙。而毅然絕之。則彼卽知汝之加人一等矣。

忠信之士可敬。而欺詐之人宜絕。不問忠信者處境之安危。欺詐者地位之尊卑。毅然決然。行其所是。是爲大勇。

史密薛特內曰。世之奇才。因乏果敢。而泯沒無聞者。亦多矣。懷抱異才。怯未一試。以致沒世而名不稱者。殆無日無之。假使彼輩生時。稍具勇敢。青萍出匣。則其立業成名。意中事也。蓋臨事如渡水。知其可爲。卽不得卻步股慄。畏寒憚險。務當一躍入之。竭力泅泳。直登彼岸。若揣摩安危。守候佳機。則事必無成。蓋世事如潮流。未至以前。固可謀之友人。預定大計。而後策其成功。若事機當前。而守候疑慮。躊躇不決。商之昆仲。問之至交。一旦兩鬢已斑。年逾知命。雖欲爲而時不我待。嗟夫。問策求計。嗟跼光陰。過時而欲實行。不可得矣。

假令戈白尼挾其絕藝。靜俟教會之嘉納。而後發表其天文上之新發明。路德知指斥教會之險。而緘默不言。科命布因當時學者。不信海外別有新大陸。而志挫氣餒。則今日之歷史。不將闡淡無華。

乎。假令彼得服從議會之論。而溺佈道之職。約翰憚放流之刑。而甘背道之名。保羅畏斐力士之氣焰。而戰慄不諫。那亞得洪水之默諭。而嬉笑勿信。摩西豔法老宮庭之富麗。坐視同種之橫壓。被制則不特世界歷史。將大改觀。而人格之尊嚴。亦蕩然無存矣。

有一人偕二伴侶。引導遊客一隊。登阿爾卑斯山之高峯。山坡陡絕。旁皆冰雪。諸人各以索繫身。互相攀援。方經一山穴。在裂縫之際。衆滑而仆。導游者在索之一端。自忖苟無己體重量。爲之牽制。則衆人或可聳身而上。不則同歸於盡耳。卽抽佩刀。泰然謂其伴侶曰。約西。乞以此情景歸告家母。言已。揮刀斷索而顛墜。不復再見。可謂勇矣。

數年前。倫敦某醫院有少年醫士染病而死。其事實發布後。國人爲之哀悼。先是院中有患喉痧者。病勢危篤。醫已束手。其最後之法。惟倩他人呼出病者喉中之腐質。然呼者最易傳染。故甚危險。雖戰場英雄之肉薄相鬥。尙不足喻其難。遂亦無敢嘗試者。青年醫士明知其險。然心憫病者。而性耽醫理。欲觀厥效。竟挺身自任。雖病者因獲再生。而醫士竟致捐軀。是又勇於救人者也。蓋其至勇發於心性。不稍著冒險之痕跡。彼夫拔劍而起。挺身而鬥者。匹夫之勇耳。惟少年神色自若。履險如夷。

其思想高尚。器量宏大。樂天怡情。迥異恆人。故非當前利害所可動搖。猶之身披鋼甲。不畏彈丸。蘇格帝受裁判時。嘗以未聞告誡。得備申訴之故。大爲不懌。似無勇者。然迨至定讞。則曰判決之時至矣。蓋各首塗。我死爾存。二者孰愈。惟上帝知之。言已泰然受戮。非具大勇。安能如是。

今世所亟需之大勇。非必英豪之作爲也。大勇之發現。不僅著功名於歷史。而在日常生活之中。故人類大概所最亟需者。卽其勇敢以行忠信。言誠實。拒試探。去虛矯。務實踐。尙節儉。勿攘他人之財。裝一己之門面也。

罪網之加身。大半由於優柔寡斷。懦弱怠惰。蓋其人雖明是非。然無勇氣以實踐之。雖知應盡之義務。然不能決志力行。故柔弱不學之徒。邂逅試探。無力抵制。惟有向之乞哀耳。假使所交者爲惡友。則效法惡習。益易被引入邪矣。

吾人之品行。欲扶持而強固之。惟有力行一途耳。心志爲品行之中樞。必加練習。使易於決斷。不然。則終不能制惡從善。故決志爲堅定之原力。若稍躊躇。卽爲墮落失敗之第一步焉。

法國文豪蘇俄曰。人生絕大之作爲。多成於小事上之競爭。世有堅忍無名之英雄。遇無形之羈轡。

則必竭力自衛。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其戰勝凱旋時。亦非衆目可見。無上賞可膺。而更無軍樂以歡迎致敬也。嗚呼。生活於厄運之中。孤立於貧困之境。均戰場也。非此不能見真正之英豪。

羅伯遜曰。設有人繫於桁楊。無可逃逸。含笑受焚。固亦英雄之作爲。然無可辭而勉受之者。不得享真榮名。若桎梏不加於身。去住自由。而以職務所在。義不苟存。甘心被焚。斯人真具英雄氣概矣。

美國詩伯郎拂羅有勇敢吟。茲譯如下。

人生貴勇敢。節操須堅持。此語由來古。高歌鬪健兒。

書紳當弦佩。題壁擬色絲。與其甘退步。毋寧且過之。

願作勇海克。血戰百萬師。勿效美巴力。避敵三舍馳。



## (七) 自治

雷斯普之夫人。詢於夫曰。君意女子性情易躁。爲惡德乎。曰。愚意不然。是亦美事。特不當縱之耳。人性無天生純善。不需自治者。亦無生而極惡者。故無論何種劣性。加以得當之培植。未有不化爲良善也。有人於斯。生性卞急。麤暴易怒。然以看護病者。調養瘋人。力加克制。卒能溫藹可親。不現怒容。此其徵也。

某著名醫士。嘗謂治事過勞。感寒受溼。飲食麤糲。居處隘陋。懈怠無制。均爲人生之勁敵。然均不若暴厲無度之甚也。雖暴厲之士。亦有克享遐齡者。然而僅矣。

沙爾敦之傅蘭芝氏。性暴易怒。家宰自請辭職。傅留之頗殷。宰曰。實不堪君怒。傅曰。余自知性急。然易起亦易滅。君可不必介懷。宰曰。信然。無如易滅後復易起也。

竇孟德聞宓蜡稟報告馬賽事。宓每道一字。旁有無禮者。攙言謾罵曰。匪人兇徒。謊言誣人。宓氏對於盛怒之人。惟以柔言應之曰。當少休。以俟此種佳語告竣。再畢我說。宓氏涵養之功。於此可見一斑。

亨利馬太曰。嘗聞某姓夫婦。性皆暴厲。然伉儷甚篤。從未反目。蓋二人彼此訂明。永不同時發怒。故能久而相安焉。美總統華盛頓之夫人。性極暴。常詬詈其夫。一日。某客至。蒙得佛農。主華盛頓家。聞隔牆詬聲甚厲。細聆之。夫人方作帳中之說法。久而始寂。華盛頓默然忍受。不置一詞。惟俟夫人詞畢。華盛頓始謂之曰。愛卿安眠休。

刺客某。潛入韋令敦公爵之書齋。語之曰。余即亞波良。奉命來殺君。韋曰。殺我乎。甚奇。曰。余亞波良也。必置汝於死地。韋曰。必今日乎。曰。雖未限時日。然不得不。乃公事。韋曰。今日筆札事冗。頗不便。他日復來。或先函示。敬當迎汝。言已。執筆作書如前。刺客雖狂暴。然見公嚴肅鎮靜。不禁中懼。遂引去。

希臘哲人蘇格底談論時。如覺稍含怒意。即語聲低下。如覺震怒。則緘口不語。惟恐其怒益甚。出言不慎也。世人往往因暴怒而隕命。蓋暴怒必得暴疾。諺云。諸神欲譴之人。始激之暴怒。魏勃思德曰。辯論宜柔和。蓋怒與辯兩途也。赫貝德曰。辯時宜鎮靜。因暴厲使曲者得罪。而直者不敬。斯賓塞曰。人有洞明道德之靈性。其最要之性質。即自治之機能也。

有詢於友人者曰。君以何術得免口角。曰。易甚。設有怒我者。余聽之。彼一人獨自怒罵耳。希臘賢者阿力司多德氏。嘗聽甲乙二人之訟。甲歷述乙污辱阿氏事。以爲誣陷計。阿氏不爲動。詰之曰。然則渠嘗辱汝耶。蓋余欲裁判者。汝二人之獄。非余個人私事也。

有問於英國宰相貝根菲者曰。君何以能常荷英后恩眷。貝應之曰。余未嘗忤旨。偶有不愜。俄頃卽忘之。是誠人人處世之良範。不特宰相然也。

某政黨嘗公推一少年。使從學於某叟。俾知政治家成功之祕訣。及獲選之捷徑。叟富於閱歷之政治家也。先與之約曰。苟犯余例。每次罰金五圓。少者曰。敬如命。叟曰。當自何時開始。少者曰。卽今可耳。叟曰。甚善。政治家之第一訓。卽毀譽聽人。犯而不校。汝其謹守。少年曰。能之。余自當不畏人言。不少介意。叟曰。如是甚善。雖然。實告子。余實不願子之被舉。以子爲絕無宗旨之無賴也。少年怫然曰。先生何敢……叟曰。五圓請付。少年曰。噫。是君之假以訓勵小子也。曰。然。余豈虛語哉。曰。先生欺我……叟曰。又五圓矣。曰。嘻。又受一番鍼砭。已負十圓矣。曰。已十圓矣。幸於此時付訖。不然。子將有負債之惡名。少者微慍曰。鄙陋哉君也。曰。又五圓。少年曰。吁。此後決當忍受。叟曰。余所言。非出於本意。

今當更正。觀子之人品。殊爲可敬。惟出身微賤。而汝父名譽亦不甚佳。少年又勃然曰。惡奴……曰。又五圓。少者所負乃愈多。然此實其生平所習之自治第一要訓。叟乃反覆誡之曰。汝其慎之。汝每次生噴。肆口詬詈。卽失卻一選舉票。而此一票。較之五圓之鈔幣。所值尤多也。

孩提之時。卽當教之忍耐和平。知足不爭。庶幾百體沖和。可免疾病。并當使知起居清潔。心地良善。快愉無虞。實爲養生之要素。較之良醫之藥石。厥功尤偉。凡惡行與不潔之思想。不但破壞人之道德。亦使其氣體失和。發生隱疾。并減損體力。使不足抵制病菌。是故害人身者。莫大於暴怒也。

克里米之役。未戰以前。英章令敦公爵。方偕畢克登氏及諸將。在營早膳。每逾數分鐘。諜者必至營前。報告敵軍進行情形。公爵不言不笑。坦然不少動。惟觀其雙眉時聳。則知其運思甚深也。須臾畢克登曰。君蛋熟未。余所食者殊劣。夫強敵當前。而暇豫若此。公爵非忘情於戰事者。誠以敵軍之進行。知之已詳。對壘之策。籌之已熟。而自治之功。亦調養有素。故屢聞諜報。不至倉皇失措也。

習於自治者。必和藹可親。且可免卻多少怨艾。設遭遇意外之激刺。使之不得不怒。然苟不辯一辭。談笑置之。則方寸中必覺非常舒泰。不然。暴怒時出言不遜。舉止乖張。反令人窺見本相。事後思之。

未有不自承其失策者。蓋神經之刺激。爲人品行上之大玷。而暴怒宛如機械中之細砂。足以加增阻力。損壞成人之資格。

美國獨立戰爭之役。有將軍李姓者。率美軍進攻蒙毛斯。然才力不濟。畏怯退縮。驟令退軍。華盛頓適而詰之曰。何故退軍。李囁嚅不及對。華復詰之。聲色俱厲。李老羞成怒。漫應之。華盛頓怒不可遏。斥之爲懦夫。賴法延氏謂此係華盛頓生平唯一暴怒之時。畢啓珥氏曰。有私情之怒。有公義之怒。私情之怒。個人之關係是也。公義之怒。譬之耶和華之攢眉蹙額。即因仁愛真理而發生者也。

華盛頓少時。嘗與貝尼口角。言觸貝氏。貝怒甚。揮拳掙之。翌日。華盛頓遣人招貝尼。貝氏自忖華盛頓殆欲決鬥。既至。華盛頓趨而迎之曰。貝君。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鄙人不肖。昨日開罪於君。已蒙懲責。如已釋怒。乞握此手。復爲至友。貝氏從其言。二人遂和好如初。迨後華盛頓爲美國總統。貝尼至蒙得佛農。住華氏邸中。方憶華盛頓或憶前隙。慢不加禮。孰知華盛頓遇之優渥。介紹於其夫人。言及往事。談笑置之。

司徒蓋伯嘗謂李帥曰。華盛頓性極暴厲。惟以自治功深。故覺如冬日之可愛也。逾數日。李氏與華

盛頓夫婦早膳。李氏曰。前日得見君玉照於司徒君處。且謂君性極暴厲。華盛頓夫人怫然曰。蓋伯之作此言。殆自謂耳。李帥曰。夫人且緩。蓋伯并謂華君克制功深。未嘗發洩於外耳。華盛頓微笑曰。蓋伯之言。殊稱余意。

美國賓夕法尼亞省支斯得城。有設肆者。以富於忍耐聞。一日有欲試之者。往購布疋。百方選擇。久之指一種曰。得之矣。此種色料俱佳。誠我所欲購者。但購一文可矣。肆主默然。取銅元一枚。仿式剪下。裹之以紙。交於其人。始終無愠意。

衡德生字約翰。嘗與奧斯佛大學某生辯論。生震怒。以杯酒澆其面。衡氏泰然取巾拭面。冷聲曰。先生此舉。殊與辯題無涉。今何妨繼續談判乎。於是可見衡氏涵養之功也。

善爲間諜者。恆深於自治。習於鎮定。偶然不檢。則一經敗露。必罹殺身之禍。有偵者某。已被逮矣。伴爲聾啞。百方試之。終若無聞。敵人計窮。卒謂之曰。去休。然偵者若未聞見。且無喜色。敵人終釋之去。此偵者因富於忍耐。僞作癡呆。竟得全其首領。不然殆矣。

古德曰。余從未因人阻撓而致失敗。蓋彼若立意欲激余怒。則與之爭辯。終屬無益。故恆引據故事。

使之破顏。余以是常不退居劣敗。是故欲使聞者自慚。必以隱忍爲第一義。有自治之志。而後成其自由。自由得而權力生也。

恩士華字羅伯字學專家也。一日。其妻於盛怒時。取所著稿件。悉付一炬。恩氏默然。伏案再作。詩人賈賴所遭亦同。而其處之也亦同。是非深於自治。必不能臻此。故自治卽其能自主也。

吾人之權力。以克制性情爲先。而非克制他種勢力也。有受人侮辱。而僅變色柔聲應之者。有當盛怒之時。兀立如石像。默然不語者。有日受困厄。嗒然若喪。而不以家庭不幸事告人者。有生性下急。而能自遏者。有易生感觸。而能犯而不校者。是卽偉大之勢力。而其人亦爲涉世之壯士。靈界之英俊。

人身猶行水之舟。喜怒則如風。風能使舟進行。而理想則舟之引港也。無風則舟不行。然無引港。則舟且有膠淺傾覆之虞。故人不能無喜怒。而尤不可無理想以主宰之。

人無自治力。則於持身立品及其業務。均不得有寸進。故自治爲立品成人之首要。世界能成功之人。其才具必能自斂。其一身俱有所節制。故無論運命之否泰。事業之盛衰。彼必勉盡厥職。苟無自

治力。則無論具何長才。一遇逆境。卽必往弱不敵。乞憐無計矣。

自治者無才而成。自放者多藝而窮。

葛賚敦氏嘗論海音登曰。彼惟善制其情。故亦善制他人之情。自治者能使人信賴。并能信賴他人。且在商界能自治者。必能得人信用。銀行喜錄用青年之能自治者。以其可託也。商家亦然。蓋青年之不克自治者。亦必不克治他事也。

青年之無學術。失健康。而克臻成功者。間或有之。然無自治而能成功者。未之聞也。蓋自治如軍令。約束之。強迫之。使之進取。力趨人上。而置運命阻力於不顧也。

斯賓塞曰。長於自治。斯卽理想人格之一種。斯人焉。不因外界之感觸。欲念之刺激。東奔西竄。致墜於一偏。而恆能自制自持。滙合種種感覺。臨之以決心。凡遇一事。必先詳辨其當否。然後恬然處之。是卽教育所養成之人物。而德育尤其基礎也。



## (八) 決斷

瓊生曰。當汝取二書而躊躇。宜以何者先授兒輩。詎知他兒已讀畢二書矣。

美國奇女瓊珩之成功。蓋在能知重要之問題。而立意解決之。初不在一時之識力也。彼之毅然決然。立志勤王。倡議以查理士七世嗣位。其志洵屬可嘉。且使查自知繼位爲合例。而又能戰勝英人。以實踐其議論也。

科崙布之成功。亦以其有堅定不移之志。彼決欲達其目的。成敗利鈍。均所不計。故雖有阻力。亦屬無庸。幼時旣懷壯志。洎乎壯年。其志與日俱增。幾爲其天生之情操焉。

青年男女。往往絕無宗旨。一若舟之無舵。故無志向。無肝膽。無目的。無品格。無計畫。無方針。飄泊不定。與世浮沈。是謂囿於境遇之人。人之才具能力。惟有志力始能有爲。然彼一生絕無強固之志者。譬於有盈筐之器械。而無恆業。則其器械均屬無用。故青腹經綸。苟無宗旨。殆亦等於木工之器械耳。質言之。人之一生。苟無定志。終爲廢物。且不能有愉快之一日也。

彫像者每施斧鑿。必於像之全形。先具成見。不然。一擊之餘。足敗全像。是故青年之一舉一動。當先

籌其與全局之關係。而後決其可否。或謂我苟終日勤奮。猶如琢者之揮錘不息。雖無成見。終必成功。夫豈然哉。琢人苟不先具像之全形。不如不舉斧鑿。蓋不但不能成像。且足敗之。

人之一生。苟無宗旨。其舉動即皆起於外界之刺激。故終不爲堅強之人格。猶之小艇。其排水量必不甚大。彼於社會。更不能有所影響。蓋彼既如舉棋之不定。而人亦難料其明日之若何。或因外界刺激。而有所表見。或游移因循。而一事無成。一若無舵之舟。浮行海上。風順水利。或可入港。不則飄流無定。觸礁沉溺。皆意中事也。

嘗見失事舟楫。膠於沙礁。其建造非不完美也。陳飾非不華麗也。然而不能駛行。人生亦然。因無定志故。或受外誘。捲入旋渦。或因分歧。誤其航線。或遇阻力。止其進行。猶之漂木浮萍。少遇窒礙。即止而不前。其人格之荏弱翻覆。復如葡萄之莖。因風搖動。輒因外界勢力。而改移其方針。蓋彼之對於境遇。既不能道是。又不敢道非也。

畢德衛廉氏。爲立志堅定者之表率。當其幼時。其家人即諄諄以勿墮父業爲誡。俾知舉家皆有厚望於彼。故不論讀書遊戲。此言常縈洄於腦府。永誌不忘。渠既知家人輩之希望。即亦以政治家自

期而切望將來之大有爲也。畢氏具此堅定不移之志。勉學力行。不務他事。故二十二歲而入議院。二十三歲而爲財政部總長。二十五歲而相英國。是誠爲有志者之好模範。蓋渠之一生。僅挾此志願。因特犧牲一切。聚精會神。注以全力。期於必成而後已。願其成功亦得力於幼時之教育。及家人預定其應攻之學科。故渠於學校畢業時。將來應爲之事業。早已胸有成竹。逕自進行。初未躊躇莫決。虛擲光陰焉。

馬衛廉博士曰。恆人所具一生之計畫。十之九失之太泛。彼欲求凡事勝人者。勢必一無所就。蓋彼於己之所需。及將來之造就。均趨趨退卻。四顧百業。遂多失敗之人矣。

人之智力。不論其勝人與否。苟無決斷。必無成就。蓋人於各問題之是非利害。雖知之綦詳。苟無堅決之志力。爲之後盾。則不能施之實行。譬遇一事。其事之正反面。均有應從應拒之理由。二者或同其強弱。然取此則舍彼。取彼必舍此。二者不並存。必自決擇其一而舍其他。且取舍既決之後。其人若非具有堅定不移之志。則其所欲爲者。仍必爲他方面之理由。憧擾不止也。

陸倫史曰。成事之訣無他。養成敏捷之習慣。凡事乘潮高時急爲之。則無往不利。非若恆人習於玩

忽。俟潮已半落。始起行事。於是膠淺失事。不克奏功。

德國名將毛奇。饒有謀略。其律己之格言曰。「先權輕重。而後冒險。」意卽慎思於前。力行於後也。攷其一生之所以得勝利者。實以此語爲祕鑰。蓋毛氏設謀定策。謹慎周密。不肯草率。惟一經決定。則毅然實行。百折不回。

凡人欲判決一事。而求助於人者。非徒無益。抑且有弊。故當養成獨斷之習慣。遇事始能卓然自立。古羅馬國。以意大利北境之羅畢康河爲界。凡將帥之率師在外者。非奉議院命。不得渡此。違此則以反叛論。當該撒之率師南下也。駐馬河干。躊躇未決。自審勝則柄國。敗則亡身。在一轉移間耳。願其爲人明於取舍。強毅善斷。征高盧人時。僅以三語統括戰爭之顛末。曰馬首至矣。敵軍見矣。凱聲唱矣。故於此重要關頭。亦須與立決。不少踟躕。身先士卒。躍馬入河。大呼奮勇擊敵。無稍回顧。而世界之歷史。遂因彼片時之決斷。一改舊觀。其功不亦偉乎。

又其征英吉利也。旣登陸。見英民衆志成城。誓不降敵。私計勝敵死難。二者必居其一。非令軍士死戰不可。於是悉焚來時乘舟。絕其歸國希望。俾知不勝則死。更無他途。然此舉實爲該撒人格之特

色。及其所以成功之祕鑰也。

拿破崙每遇一事。毅然立行。犧牲一切。并不爲他事所牽制。其決斷之才。洵爲他將所不及。蓋遇一事而能是非立決。擇善而從。屏絕一切者。殊不多覩也。拿破崙懷此奇才。故卒帝歐洲。然其亡也。亦因其不能始終如一耳。攷之滑鐵盧之敗。實因昧於取舍。遲於決斷。拿破崙此時。一若失卻曩時敏捷之天才也。

又馬陵谷之役。法軍已敗。拿破崙召諸將。共議善後策。法將戴利史獻計。謂尙可再戰。收轉敗之功。拿破崙立卽從之。不少躊躇。整軍復戰。大勝奧軍。而戴利史殉焉。

拿破崙偉大之志力。竟以折服全歐。然戰無大小。其決擇之敏捷精詳。初無二致。故列強遇之。無異摧枯拉朽。不可抵禦。殆如偉大之火鏡。將太陽光線。聚於一點。其熱力足以消融最堅之鑽石也。

蓋利略者。發明地球繞日之偉人也。時羅馬教皇以其臆造邪說。誣蔑聖經。迫令設誓不再倡此謬說。否則將置重典。爲蓋利略計。祇能不承眞理。否則慘罹死刑。究當如何決擇。此與道德問題。殊有關係。二百年來論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蓋決擇此問題之法。實當視各人之品格而定。蓋利略不

得已。決意取消前說。跪於地上。手按聖經。謹遊教皇所書誓文。誦之曰。余所倡地動異說。荒謬不經。余今設誓申明。并許永不口傳筆述。再如日居中心。靜而不動。地非居中。且能運行之說。此後不以教人。誓畢起立。願以真理因被蒙蔽。願不耐煩。呻吟曰。雖然。地豈有不動之理哉。

願決擇必具智慧。驟雖蠢物。亦能決擇。惜其不智耳。世之英雄豪傑。強毅善決。自與執拗不通者異。執拗者抱殘守缺。所持之宗旨。或無理由。而剛愎固執。墨守不變。凡曾經教育之意志。必能自爲督理。加以自治。或因所遭不順。不能卽定方針。雖其所決。或非純善。且非各種心才全體贊成。然此時亦當立將所知情形。互相比較。暫就當時所見佳處。決定施行。謂之暫決。人之一生。其最重要之決斷。多如此類。

昔有老叟。其二子爲暴君所捕。將論死。老人謀救二子。請以身代。并獻多金。暴君許代其一。餘一子仍須處罪。命其自擇。老人聞而大悲。蓋二子均所愛。拯此則失彼。躊躇久之。終不能決。二子卒爲暴君所戮。此優柔寡斷之過也。

人貴自知其弱點。而保守主持之。凡意志荏弱。反復不定者。其挽救之法。莫善於養成敏捷強毅之人。

習慣。遇不甚重要之事。不當懂懂擾擾。反復熟思。權度是非。推論得失。一經決定。立即實行。風馳電掣。百折不同。雖或誤謬。亦聊勝於踟躕不決。遷延誤事之害。如是則敏於決事。久而自成。一己所具決斷之才。更堪自信。然後卓立自然。可不復依人矣。

人生事業。其失敗之原於遲緩不決者。當以千萬計。

商人遇有緊要時機。尤須敏於裁決。不憚冒險。而其成功致富者。大率亦此輩也。

哲人有言。教育一人。使有適當之決斷。即爲修德植才之一分子。而亦人生之第一要工也。即此一端。已足使人克臻完人。決擇品物之習性。關係我輩。既重要如是。故決斷之才。偶未成熟。亦不妨冒險行之。蓋誤謬之決斷。猶勝於優柔不決也。惟人之決斷。苟常誤謬。即其智識道德有所缺乏。因決斷包核確切之覺悟。明澈之思想。終可得良好之結果。然勿以決志與固執相混。固執已見。非爲強毅之人品。特其弱點耳。

或曰。夢想犧牲一生。開通世界者。不如啓迪一人。立即實行之爲愈也。

敏捷之決斷。與偉大之膽識。世之成功者。多賴是以渡過一切艱險。苟屈存亡危急之秋。而亦放任

不決。則殆矣。

昔者印度之叛亂。有某省巡撫英人某君。以事先期去印。未及於難。不禁額手自慶。并謂已於英國之佔領印度。是否天啓其衷。抑爲悖謬之舉。終不能決。故戰必不克。蓋人失卻自信。卽足損其能力。且過失未有甚於此者也。

某青年有所疑。質諸詩人古德。古曰。君有信仰。甚所樂聞。至於疑團。余亦甚多。卽此告君。幸毋贅述。商業上精確之決斷。非投入商界數星期。卽可習得者。蓋善斷者既具內才。更需閱歷。兼此二者。始爲利達之商人。商業世界。實爲植才之學校。其所傳授。較之學校書籍。不可同日語也。

人苟於所具之志。失其信用。則損害人品。莫此爲甚。蓋此後所決各事。恆不克施諸實行矣。密爾敦曰。人之自信。恆相輔而生敏銳之感覺力。

畢啓珥曰。世界最慘之獄。卽人身內無形之裁判署。與己之良心自訟也。

孫尼嘉曰。毅然決志。擇善而從。斯爲舉世之魁傑。

斐爾賢曰。率爾操觚。猶勝優柔寡斷。譬諸射鵠。不解射藝。而勉強一試。或亦中的。惟彼不執弓不抽



矢者。永無射中之理。故躊躇不決。可以解散種種關鍵。譬諸瘡症。使全體戰慄。百節鬆散。不僅一手一足也。是故躊躇不決之徒。飄泊無定。與世浮沈。不特無所成就。且其舉動悉屬失敗。

未有築室道謀之徒 而能成偉人者也 (葉利亞)

堅忍至終者 必獲拯救 (耶穌基督)

哲理可以二語括之 持久與節制是也 (厄畢幾德)

勿因小挫 遽喪汝志 (索士比)

強毅與信力 可使世間難事 遁藏無形 全失其阻力 (柯理珥)

人不當以失敗爲慮 所慮者 既有志求其成功 後竟勿克堅持

墜厥初志耳 (卓基葉利亞)

時機必須守待 然不當蹉跎歲月 宜堅定 樂望 努力 庶幾

一遇時機 即可振翮高飛 (郎拂羅)

## (九) 堅志

有人登廣告。求童服役。應募而至者三十人。主人謂之曰。以此球擊彼鵠七次。內中的最多者。當見錄用。諸童歷試皆弗能。主人曰。明日再來試之。詰朝至者惟一。自請試之。每擊必中其心。主人異而詢之。童曰。無他。余切欲得此一缺。以佐老母度日。故歸後在簷下徹夜練習之。以是遂得錄用。蓋其立志頗堅。能出其才技。博雇主之錄用。且以備遷轉焉。

傳言鐵木耳戰敗。爲敵追蹤甚急。匿身破屋下。獨坐頗苦岑寂。偶見一蟻。負粟而行。力不勝重。每遇窒礙。失足而墜。終不能越。蟻仍堅持不釋。歷試至六十九次。迨至七十次。竟獲凱旋。負之而去。鐵木耳之氣壯。盼望他日凱旋之心。油然而起。

失敗爲毅力與壯志最後之試練。或戕其生。或壯其氣。

美術家愛惜其技術。恆勝於金錢。杜伯勒者。著名之美術家也。當授室時。負債至四萬法郎。有巨商某謂之曰。苟許修改汝之所作。以從他人之所好者。當代清汝逋。杜感其利。躊躇未對。其妻會意。語之曰。卻之。所負不妨漸次清理也。杜氏從之。後竟利達致富。足爲忠誠之勸。且其心境亦安泰。無復

望虛。蓋商人雖擁多金。未必真知美術。此所以杜氏寧失多金。不甘改其製作。以求悅於人也。畢爾思氏。苟非具有堅忍之志。殆終不得爲美國之總統。當其初次在裁判所辯護時。全然失敗。畢氏心雖憂之。顧未嘗灰心。自謂當更試九百九十九次。若仍失敗。則當再試第一千次。噫。具此毅力。更患何事不成耶。

戈蘭德曰。卓支敦拉丕來及巴塔維亞之士人。傳述格蘭脫之逸事。明其爲非常之人物。當十三歲時。格能駕馬橫行一府。駛行六百里。或以粗重木料。裝入車中。其裝載之法。尤屬匪夷所思。格氏遇算學中難題。必自推測。不肯求助於人。且從未耳語謊言。口角冒人。更能教練馬匹。使步履悉稱其意旨。其普通智識。頗爲完備。尤不徒長於記憶也。格氏在此年齡。其造就已能如此。殊非庸愚等閑之輩。所可同日語也。不特其爲人未可淺視。而其特異處。尤在其人格之方正。抉擇之精明。識見之高。立志之恆。當十六歲時。已有一種迷信之習。自謂凡事退縮。必罹奇厄。故治事必期告竣。行路必至盡處。不肯半途作輟。其爲人堅定有志。無所恐懼。強毅不屈。可資倚任。行必顧言。有言必踐。若曰。余能爲之。則其出此言也。不僅試爲之而已。蓋已念及辦成此事之計畫矣。故雖在童年。而已立志。

堅定深可寄託焉。

客本德者。著名丹青家也。嘗在白宮繪簽押宣布獨立文之景。詢於總統曰。君視格爾脫與他帥何異。曰。其人之最難得者。卽立志有恆。不易聳動。堅持不釋。殆如巨鰲。一經嚙噬。卽驅之不脫焉。

林肯既立志入仕途。卽與諸友商榷。且謂其同事葛里痕曰。嘗與當世之大人君子縱談。竊未見其異人也。惟入仕必爛辭令。林肯因欲練習辯論。嘗徒步七八哩。赴辯論會。自謂藉此以練辯才。繼又欲習英文典。詢於塾師葛蘭。葛曰。既欲入仕。自當習之。林肯因詢何處可得書籍。葛蘭告以近鄉僅有文典一冊。然尙在十八里外。林肯不暇再詢。逕往彼處。假得千克威氏之文典一冊。不待日暮。卽已埋頭細玩。如是數星期之久。遇有餘暇。卽伏案吟唔。勤讀不已。常懇其友葛里痕代爲執卷。俾面壁背誦。偶遇疑難。則就葛蘭解釋。未幾。林肯之好學。遠近皆知。葛里痕氏家人。皆假之以書。葛蘭氏亦竭力教導。馴至村中桶匠。亦迎之入肆。俾以木片生火發光。以供誦讀。久之。文典已爛熟。林肯乃喟然曰。若此卽士夫所謂科學者。余當次第習之。林肯蓋自此悟得一理。卽堅持到底。世界無不能勝之事物也。

魏勃思德。髫年時。不見有何異人處。嘗入紐亨姆沙之愛格散德學校肄業。未幾。卽泣涕去之。鄰人某遇之途中。詢其所以。魏告以已於學業一途。已灰心失望。鄰人詢其故。則魏在校中因常居一班之末。不堪諸童之揶揄嘲笑。故憤極而去學也。鄰人告以當返校。發憤勤讀。以覘後效。魏泣允之。返校苦讀。誓必勝人。未幾。果冠儔輩。向之冷嘲熱罵者。至是語塞。

礦煤之初發見也。有試以生火者。無效。試者因乏恆心。卽望而去之。迨後返顧。則煤已燃著。熱度甚烈。仿是。世界億兆人之事業。其失敗之原因。亦由淺嘗輒止。才力未充故也。

美京華盛頓之專利局。爲發明新機者請領憑照之處。其中所藏發明者之機械模型。不乏佳製。卽其失敗。亦大率幾乎完美。苟發明者稍具毅力。略再推敲。則其成功致富。可操左券。惟彼失敗者。徒以乏此堅定之志。致九仞之功。棄於一旦。有可致之富。卒爲餓殍焉。某寡婦嘗評其子曰。惜哉渠天資磊落。特少毅力耳。

德雷門教授。嘗於某市集見玻璃所製某金鑛之模型。鑛主鑿隧道。長約一英里。擲資十餘萬。因不得金。轉售他公司。又掘三尺許。則壘壘皆黃金也。噫。彼鑛主之失敗。僅乏此三尺之功。是故人生之

獲勝利。去人或僅尺許。然乏毅力者。交臂失之矣。

古來工藝發明家。非僅夢想改良已也。蓋以力學之公式。如法試驗。而以夢想施之實用。則藝無不成矣。

汽機之發明。關於世界各國之前途。其勢力之偉大。歷來各種之發明。皆未可望其項背。雖其鼻祖爲華德氏。然汽鍋及以汽力鼓動暗輪之製。當紀元前二百五十年。已經希洛氏發明。其制雖陋。然大略已具。浸假希氏具有恆心。設法實驗。則工藝之歷史。當早開二千餘年也。一六八八年。貝璧經氏發明圓筒活塞之制。後有紐科孟氏。又發明壓力機。均與汽機之制相近。然必自華德氏出其智力。耐心研究。以紐氏簡陋之壓力機。改良重製。於是而有十九世紀之汽機。堅志毅力之重要。於斯可見一斑。青年苟無此恆心。則必培植之。蓋有此而成功可致。艱難可去。阻力可除。疑慮躊躇之境。均成託足之地點。無之則雖懷瑰瑜之才。仍庸庸碌碌。一事無成。畢生事業。僅此失敗二字。可以了之。

陸倫史字亞摩。巨富也。其致富之原因。由於第一年之失望。蓋當第一年創業之初。預計當贏餘四

千金。孰知年終核計。祇贏一千元。陸氏大恚。撫躬自省。次年乃延長辦事之鐘點。節省開支。裁去浮費。屏絕交遊。專心致志。經營商業。歲暮結算。果如所願。盈四千餘金。自是勤奮節儉。遂成習慣。一生行之不輟。卒成巨富。嘗謂人曰。浸假余初年卽贏餘四千金。則第三年必致失敗。是故耐守。慎密。堅毅。清廉。實爲一生成功之材料。

布史敦氏曰。余涉世愈久。益知上達與下流之異趨。卽在其毅力壯志之有無耳。苟其有是。則或死或勝。更無可奪。具此資格。世界更有何事不可爲。浸假無之。則無論具何才性。遭際機緣。均不得有所成立。布氏之言如是。然其生平。尤較其所言爲有力。當其童年。有命送信於某牧豕奴者。布氏不憚艱辛。奔波長途。跋涉田野。鉤稽豕羣之足跡。以偵牧者之所在。卒追及之。致其任命。後於求釋黑奴一事。雖遇種種隔閡。而其立志之堅定不屈。亦與童時相髣髴也。

常人見人之成功。往往羨極生妬。不知未臻成功之前。必先經若干失敗。幾番悔恨。故凱旋之下。實埋有無量數之苦痛也。

畢啓珥氏曰。紫莞歷經春夏。尙不著花。顧其光陰。初非虛擲。蓋以此爲預備耳。迨屆秋杪。寒霜罩樹。



於是萬株奇卉。燦爛盈目。人類亦然。有必屈不惑知命之年。性情始改。而其一生之事業。始如花開月滿。然以前之光陰。初非虛擲。特預備耳。

步雷基曰。人有所執業。而不知專心致志以圖之者。余不知彼於世界。有何可爲之事業。試以狄士辣爲例。狄氏生而運蹇。產地爲舉世所憎。然能立志自奮。竟爲世界大國之首相。威權之隆。莫與比擬。幼時雖未受高等教育。然才識既高。名譽自至。歐洲某國之社會。門戶甚嚴。不易廁入。狄氏雖非貴胄。然卒爲社會之泰斗。當初次在議院宣講時。聞者掩耳卻步。唾咳叱咤。不欲卒聽。狄氏謂之曰。今日君必聽余。自是恆心勵志。攻苦不輟。卒致譏笑者聞其侃侃正論。亦爲之忸怩不寧。又如布羅海氏。六十年間。致力於法律政治理科文藝等。莫不有所造就。蓋布氏每執一業。恆喜勝人。歷久不倦。有謂其苟執刷履賤役。亦必期爲全國同業之冠。不然。展轉不寐。不能自己。

安吉羅者。美術界之奇才也。嘗以七年之工。作末日審判及創造萬象之景。點綴薛史丁堂。皆傑作也。其用心之專。馴至頸間肌肉神經。堅韌不可屈伸。每一俯首。必折其腰。嘗數星期不解衣帶。恆攜麵包於架上。且食且構。以節時刻。平日雖在臥室。常以雲石及鏈鑿自隨。以期有所感觸。即可傳之。

石上。試思此世界美術界空前之魁傑。其彫刻丹青。均已不朽。而年逾古稀。尙自謂余方學習。較之今日青年。在學校領得一紙文憑。卽趾高氣揚。自謂學業已畢者。果孰優孰劣耶。

凡觀覽刻像。賞玩名畫。或讀佳書。苟不克自返。則僅服其華美已耳。至作者所以成此傑構之恆心。則罕一念及者。

霍崇氏所著之赤字記一書。殆美國小說界之傑作也。讀之令人心快神怡。以爲如此佳文。輕描淡寫。焉用苦功。然苟披閱著者手冊。卽知其奇才異能。蓋氏於所見所聞所交接所感觸。無論巨細。莫不筆之冊中。以爲小說材料。故區區一書。煞費苦心。其思想之潮流。殆自各方匯合千百細流而成。以故屬文雋妙。敘事縝密。當著此書時。作者尙未著名。雖以前頗多著述。均以鬱志焚去。氏嘗爲利連關吏。以事解職。窮極不能肉食。惟以番薯榛栗果腹。芸窗辛勤。三十年無知者。迨此書旣出。始聞於世。

屈倫支曰。磨礪以待。時機將至。汝果爲有用之材。良工將搜求不遑。必不見遺道左。蓋大廈之需汝。較汝之懷才待賈。爲尤急也。

斯賓塞行年七十有六。其巨著之第十卷。『卽末一卷』始行告竣。此等巨著。世不多觀。而斯氏於體質虧損。屢次失意之後。猶堅持至終。以抵於成。足可激勵世人。爲之表率。

昔有童子某。衣衫襤褸。躑躅倫敦街市間。決意徧訪各肆。以得一席爲餬口計。久而不克如願。若尋常童子大率必頹氣喪心矣。然此童仍堅持不釋。後至一肆。求予位置。肆中人告以凡未有閱歷之童。肆中從未僱用。並詢何人介紹。童爲述己志。且謂苟不能得一席者。當仍徧訪各肆。堅忍不休。肆中有志者聞而異之。命歸家試作一短札。當爲量材位置。童子從之。則字畫清秀。語意深遠。頗不類常童。肆中人無不滿意。予以位置。頗能稱職。自是常在該肆執業云。

園童堅持樹枝。則採果盈筐。鑛師奮臂力掘。則獲金致富。雖有遲遲開掘。偶得巨金者。然僅萬人中一人。其餘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之得金最多者。必立志堅定。用力最多者也。

試觀萬壽菊之萌芽。其發生極緩。芽尖升於土中。久之始穿土而出。向陽受光。而其恆忍耐久。足資借鑑。

造物至嚴正者也。必俟工畢。始予報酬。戰士必先凱旋。始得享受榮譽。學者必先下研究工夫。始能

受學界之推尊。不先學藝。豈能嫻熟。不先服從。豈能發令。不先治普通學。不克爲專家。不爲軍士。不克爲將。不先律己。不克治人。不先戰鬪。奚能望凱旋乎。有恆志斯有天才。蓋恆志爲天才之臂助。因險阻可通。而益增其腕力。故雖音律之微。亦因操之愈恆。其技益進。從來建大業者。莫不有恆志焉。雖偉人巨子。各有其弱點。然未有成功者。而缺乏恆心者也。故不論遇何阻力。遭何失望。不憂辛勤。不憚艱阻。不患勞動。無論如何。必持久不釋其恆心。殆爲其天性之一分子。去之較停止呼吸爲尤難。

偉人之所以爲偉人。不在天資之穎悟。才力之優長。惟在毅力與恆志。蓋有恆心斯有信任。具恆心者。人莫不信任之。雖處境坎坷。命運偃蹇。然人皆料其終不久居人下。將來必有奮飛之日。故觀人者。但視其能恆忍與否。他事可勿問也。苟具恆心。則雖小有才者。亦必勝利。不幸無之。雖具奇才。亦必失敗。

恆心果作何解。蓋惟立志堅持。毅力猛進。自治己才。併力合作。而更將之以熱誠。具此諸德。未有不能凱旋者也。

詩人密爾敦因撰述巨著。宣揚國徽。積勞遂致失明。然初不以是喪志。賦詩自勉。有不問天意與人。心鼓勇。猶須向前進之句。其志卒成。其書亦流傳不朽。足爲遇阻喪志者勸。

世人莫不期利達者。然士之治學。工之製器。農之播種。書師之繪事。旅客之行程。莫不一而再。再而三。而後得達其目的。

麥圖南曰。欲速則不達。匆促之結果。不如其無之。故我處事無所勉強。惟以樂天安命爲主。世界歷史之最顯著者。惟卽上帝能主宰世界一切。周詳而不急遽。要之急遽卽含有一種弱點。光陰旣爲我所固有。又何必亟亟爲哉。

汝若屢試不得當 勿輟業而泣 須知世界偉人 凡建樹非常事業  
莫不成於黽勉忍耐 (缺名)

人生之對於職業 須始終勤勉 此心尤勿爲厄運所傷 惟以恆志  
戰退命運 以勤奮獲得榮譽之冕旒 (客非彼女士)

命運之順逆不定 惟志意常得自由 (賴設史)

竭予所知 勉力好爲之 堅持到底 不計毀譽 若將來幸得良效  
果 則今日之誹謗 行必消滅 不幸失敗 則雖有千百天使  
爲予爭辯 亦徒然耳 (林肯)

(十) 貞潔

當美洲南北戰爭時。有將軍葛蘭德者。方據案理文牘。一將校突入帳幄。揚言曰。吾欲以一奇事報告。特不堪使婦女聞耳。將啓齒。將軍急瞪目止之曰。此間雖無婦女。顧在營者。皆正直涓潔之士。苟所言爲不規則事。甯絨爾口。毋污人耳也。彼將校乃忸怩退。卽此一端。可知葛蘭德之人格矣。蓋其生平。無一毫邪私之念。亦無非禮之舉動。語言侃侃。盡人可聞。復以律己之嚴。故其左右亦皆端士。縱值需才孔亟之際。苟稔其人。有才無行。甯失毋濫。每與宴會。一聞座客談猥褻。卽避席引去。不稍寬假。一日赴他國之召飲。有客忽出穢詞。因推案遽起。請罪於主人曰。乞原諒。某不慣聞此觸耳語也。匆匆辭謝。去之惟恐或浼。

著名天文家牛敦（舊譯作奈端）者。爲人素貞潔。惡聞穢惡事。年少時。曾與意大利著名化學家某相善。交極摯厚。忽一日。其友出言不謹。牛敦聞之。卽與割席絕交。

卽以上兩事觀之。可見貞潔者。關係人格匪細。不啻一最榮顯之徽章也。人之品格。大都爲平日思想所構造。觀其思想若何。卽知其人格之居何等。苟性情高尚。氣度光明。則其畢生舉動。恆能受影

響。而鑄成一偉大重要之人物。或使卑污齷齪。則下達之餘。終必害及於社會。正以此等人錯處人羣之內。無異一極毒蟒蛇。卽吐出之氣。均足螫害世界。人如不慎取友。而與之交接。將亦無以自免矣。

人生之於情慾。殆猶戰艦中之叛卒。祇可鎖置艙底。抑制之使無逞。斯可矣。否則慾念狂熾。而復放縱無忌。恐不盡失其操守不止。蓋心地不能貞潔。思想卽因之不能貞潔。思想不能貞潔。雖一語言。一談吐。莫不因之而不能貞潔。畢生之品行。將何從斬其貞潔耶。是以人之立品。當格外謹飭。必如明鏡皎潔。毋使留纖毫之蒙蔽而已。

美東南墨西哥海灣。有一海溜。向東北。水性殊溫暖。與他溜迥別。舟楫經此。每覺船唇舵尾之水。冷熱異度。此雖尋常無足異者。然可借喻夫世之賢哲。秉性貞一。縱處狂瀾之內。清濁不混。界限之嚴。正似冷熱二流。不稍錯溷也。

美國前任副總統韋爾生氏。將易簣時。語人曰。苟有人焉。能以正確之義理。及有益於思想與動作者。匡吾所不逮。當以衛滴奧氏（美國著名詩人）爲前型。酬以至貴之榮譽。蓋衛君之負盛名。以其



一生植品。非常貞潔。平日居心行事。直可質諸天日而無慚。故爲全世界所宗仰耳。

美國婦人。有攝影者。驚見玻片上之面龐。發現無數黑點。而其人固初無汗斑與粉痣也。猜索理由。莫得而解。至次日。始知此婦忽染痘症。不數日竟至殞折。從知彼攝影時。痘雖未現。但經日光之澈照。無可遁形。故一鏡空明。先已呈繪無隱耳。凡人心有瑕玷。卽爲盛德之累。昭昭明鑒。莫或倖逃。苟非早自懺除。恐不潔之流毒。漸必陷人於死地。所以人之預防惡念。當如蘄免一重大之罪戾。勿任暗長潛滋。污及澄湛之心地。否則恐蓄積中藏。將播其惡種。日益蕃植。必爲性天之累害。蓋邪慝之印入腦筋。如油漬麵。難以潔治。後雖臨以懺悔之大力。滌濯亦非易易也。因是而念今世界無量之青年。偶或不謹。於淫詞豔畫。略一寓目。以致一生鴻業。卒因是而墜敗。可懼孰甚。

昔一童子。偶以淫書穢畫。示其友人。僅閱數分時。其友於書中之關目。畫內之情形。已深印腦衣之上。至數十年後。猶未能慙忘。嗣被舉爲某教會總長。每當祈禱或講道時。此虛幻之濁惡現狀。常若電光一現。立繪於眼前。雖竭力自持。終難消滅。可知偶然蹉忽。貽害畢生。後卽悔悟。已殊不及。因語人曰。苟能爲吾祛此幻象。願以家產之半相酬。誠以人身構造。正如留聲機。一有音響。卽留入其中。

歷久不散。隨後屢屢演試。仍清晰無誤。故有惡感之印入腦簾。雖至沒世。亦難漸滅。依醫理論之。全身各質點。每七年必更易一新。獨此污點。恆留不去。世無特別之化學。可使人於見聞之穢惡。改變其性質。而爲之洗淨。可知陷溺之深矣。數百年前。意大利之惟所委火山爆裂時。山麓一巨城。曰龐貝。以爲灰燼所埋陷。洎乎近日。始有人發掘其遺址。出現古畫數事。色澤形式。與新繪者相髣髴。人於淫詞穢畫。印入腦筋。殆亦似之。

波斯辣而河之濱。有一巨石。石上巨罅。廣可數尺。名曰魔窟。言其怪惡也。就石邊俯耳聽之。波濤澎湃。約略可聞。幾如身入地心。魂竦魄悸。然終無一人。敢於臨其罅口。竊覘其異者。以罅中恆發一種毒氣。人或觸之。立卽僵死故也。穴旁每有飛鳥。魏兔。留遺骸骨。均因誤觸其毒而致斃。是罅之以魔窟題名。誠非夸誕。今日現形之魔窟幾何。而迷戀者不悟。其亦知狐鬼魅人。妖魔變相。又何異此石罅乎。

不貞潔之害。必先及於一己。若影響之於形聲也。例如身體因之而衰弱。精力因之而疲茶。耳因之而聾。目因之而眊。莫非因戾於天和之故。而智識心思。亦必愚頑窒滯。是以人之不能貞潔。直自棄

其身體也。希臘先哲哀必極辣曾云。人無清潔之德行。卽永無愉快之境地。此言誠非無見矣。且世界最寶貴者。莫貞潔若矣。欲求貞潔。不僅身不踐穢行。卽不潔之偶然思想。亦必令蕩滌淨盡。誠以不潔思想。匪惟損害人之體力。並可使人於性情智慧上。莫不蒙其侵蝕。苟存有不潔思想者。欲進乎貞潔之操守。將無異絆繫於疫死者之榜。而思避離其傳染也。豈能幸免者。

貞潔之表證。固男女所共守者也。徵諸吾國之習俗。則特異於婦女則必責以貞潔。於男子則寬其閑檢。苟女子失其貞潔。律有明條。且爲人所不齒。男子雖有違犯。一若可佚乎法律之外。無甚關係。彼儂薄之徒。甚有形諸談吐。著爲文字。以自詡風流者。似此怪象。不獨非平允之公理。卽一國之根性。亦因之而日見於澆漓矣。蓋人之於貞潔。初無男女之殊。苟或有所污染。則其人之品行與心地。罔不受其累害。至害之輕重。系乎陷溺之深淺。而於畢生之愉快上。現其影響。以知貞潔之與快樂。同出一源。常相因而至。有不期然而然者。

英人史古德著名小說家也。瀕歿時。留言誠其婿羅克哈曰。余與爾敘語。僅此最後之一分時矣。爾於一生中。務善良。務貞潔。務熱心宗教。

世間最可懼者。其以穠豔文詞。絢染不潔之情狀乎。縱非明白宣布。而於字裏行間。隱約流露。描摹盡致。繪畫無形。殊爲第一害人。之具。蓋淺顯之筆。易於了澈。一覺其穢惡。不難立自棄置。流毒尙不甚烈。惟其藻飾精工。以絕妙好詞。作誨淫之介。使人讀之。不覺其穢惡。而但覺其香豔。此不啻一狡黠之密友。陽則謬託知己。陰則故擷一蘊毒之花朵。猝然投贈。以致人於危地。而人不之疑。可不懼哉。凡人於盛疫將滋。或有巨敵相向。尙知設法抵禦。冀或倖免。特於此等豔說淫詞。愛戀弗置。譬之飲鴆。若有餘味。而終無弭患之先計。儼亦甚矣。有志貞潔者。曷不合力共剷除之。毋爲青年界留此陷阱也。

英國某推事嘗云。除所裁判各案。其少年人之罹罪者。皆原因於淫書之流毒。是此等著書者。殆以豔麗之詞華。隱作戕生之利刃。一攫其鋒。則必捐生命而不自悟。誠非過語也。

近世著述家。嘗有聆其議論。亦知以懲淫爲主。然其文詞豔冶。喜於摹寫淫穢情景。加意點染。此種現身說法。一或歧誤。誠淫者轉類誨淫。每致本甚清潔之人。認爲善書。不禁涉目。詎料即陷於迷途。惘惘失據。遂爲畢生之玷。譬諸刺戟性之香料品。一經感觸。霎時興奮。可不慎之。凡少年人。務必處

處持以謹嚴。以葆其清潔。苟或被污。卽如素絲入染。無以滌淨之矣。童年爛漫天真。恰同完璞。一經雕琢。卽無以復其本質。至於蘄求貞潔。理正相反。蓋貞潔之操守。固人人均可企及。而均當恪循之者。初無年齡與境遇之可言也。詩人花松嘗云。凡人能滌其穢想。而蘄求其清潔。將與蒼蒼在上之造物主宰。息息相通。而初無隔閡。語至精湛可味。良以世人無量數之陷溺。與其失敗。稽其原因。胥出於不潔之思想。思想若散絲。組織卽成緞匹。觀於思想之若何組織。可衡其人格之居何等次。以人思想之一定。人格亦因之而定。苟留一穢惡之點。其關乎畢生者匪細。成敗利鈍。罔不由之。雖在聖賢。或於自制功夫。稍一放縱。將亦同歸於失敗。可知幻想之能力。非常猛大。於向未矚目之景色及人物。但涉冥想。可於一霎間。畢致於目前。並使其景象。深印腦膜之上。較諸天方夜談之憑虛構造。殆或過之。此等心理。善用之亦可日臻世界於完美愉快高尚之域。反是則召害亦相類。乃今人習焉不察。若忘其污穢。旋至自摧其寶貴之生命。甚可哀已。願攷其原起。祇在幾微間。一星之火。足以燎原。一隙之漏。足以潰隄。凡人偶露之種種心才。莫不可以福人禍人成敗人。使之或蘄高貴。或趨卑下。或壓快樂。或陷愁苦。所關係乎一生之結撰者。均此幻想爲之原質。是故青年人。首必痛洗

不潔之思想。以及於不潔之語言。不潔之行爲。斯無罅隙之可乘矣。此外能害及人羣者。戲劇亦其一也。美國非拉特非城之知事嘗云。苟能盡將城內戲園。一律封閉。所有淫詞。概行焚燬。則現在禁之少年罪犯。可釋去三分之二。蓋皆以淫惡觸法網者耳。是可知其爲禍之烈矣。

或謂人生之於邪惡。乃世界上不可免之事。不知此說。正大謬不然。誠以人當青年時。最要之戒律。莫貞潔若也。且世間不潔之事。無一不可避免者。若萬不能避免之事。決非不貞潔之類。有可斷言者。英詩人密爾敦之言曰。世間種種惡孽。表見世人諸弱點。是可知淫穢之性。原非出於天稟。而貞潔之中。正足以見其健康與能力之所在耳。

西哲史吐勒亦云。爲父兄者。首當以貞潔訓其子弟。蓋因兒童於將成人時。每易萌動其邪慾。揣厥原因。大致於交接酬酢間。受下流友朋之浸灌。以致漸沾其惡劣。久卽成爲習慣。顧此邪慾。猶一種蔓生之毒草。一經留種。瞬卽開花結實。潛滋暗長。毒根延植。將無底止。故父兄之責任。必以杜絕其種子爲先。

嘗聞一名詩人云。少年人而誤涉迷途。偶染邪惡。觀其心理。必爲魔孽蒙蔽。不能擺脫。然平日清明。

天真尙時一流露。苟於此時。從旁喚醒。則懸崖勒馬。急溜回橈。猶不難跳出迷陣。還所損失。而規復其身體之健康。與心地之明潔也。倘仍怙過而不知改悔。妄謂天下事。何一不可爲者。則是陷溺已深。自甘暴棄。雖有智者。亦末如之何矣。正如醉母然。初祇一點之微。而全體胥爲之蒸發。污穢之不一。獨蒙害亦與此同。

欲杜不潔之侵。計惟勤業無輟。並日以高潔之思想自勗。而堅其基礎。一習閒濞。易軼閑檢。則必致沾染其毒。譬諸一室。久無人居。則蛛絲密竅。野馬騰飛。旋至塵穢淹積。而屋宇亦將傾圮矣。故青年人能研究算術。或深邃之哲學。庶其心思專一。不暇旁鶩。世間穢惡事。卽無隙可乘而入。固不必脫離塵俗。與世隔絕也。蓋吾之所謂貞潔者。祇冀人有勇健強毅之能力。雖日處穠華繁劇之中。亦可無屈無撓。不受陷溺。出淤泥而不染。斯非加人一等者乎。

人之企求貞潔者。必先自勸其心。謂吾一生聖善。不可使略有玷瑕。乃具有獨立自豪之氣概。並追溯一己所得之根原。悉本於造物之賦畀。當戰勝種種試誘。卽有受痛深創鉅而無悔。惟能遐想將來之希望。得美滿之安慰。方不負吾人最後之目的。如此則必淡視紛華。心神凝一。而守身如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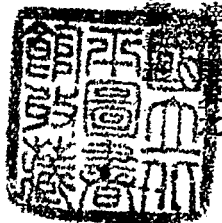
爲外物所疵累矣。設當試誘之初。不卽堅毅拒絕。其則感覺與其境地。及後來之情狀。莫不因之而頓改常度。當局或不自覺。而朕兆則已先形。卽如家庭間。愉悅不能自主。父母兄弟姊妹之情愫。不若曩昔之懇摯而融洽。皆其類也。蓋先則胸襟超豁。愉快活潑。而今適相反。終日恆若鬱鬱。時復多生恚怒。竟與前日之吾。迥異不啻兩人。然此流露於家庭間者。猶不過階級之初步也。尋必心思遲鈍。失其一切高潔理想。卽對於宗教上之信仰。亦漸生厭惡。而忘其樂境。至此時而不速圖戰勝。則畢生廢棄。無絲毫之希望矣。

蘄求進於貞潔之境。尤有最要之一端。則擇友是也。苟有藐視道德。無高尚之志願者。其人決非良友。不可與之交接。必擇清潔超邁之益友。方可相契以心。而互相薰染。同成爲光明正大之人。古詩人密爾敦詠之云。天堂之至寶兮。惟貞與潔。人生品藻而免於污濁兮。固超然而獨絕。千百之天使兮。承帝命而爭爲之供役。驅世界之罪惡淨盡兮。夢寐因之而安息。濁世之耳甚聰兮。必使之無聞而續塞。斯人之與天使兮。迺聲謂相通而若接。形質被其鎔範兮。心地從茲而坦白。無滓而光明兮。愈覺高朗而清澈。歷千萬年而不朽兮。迺可見無上之人格。

成功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卅日 收到

呈繳





# THE SECRET OF ACHIEVEMENT

BY  
ORISON SWEET MARDEN.

TRANSLATED BY  
P. S. YIE

FOR SAL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Fifth Edition 1926

Price: Twenty cents per copy, postpaid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五版

成功寶訣全一冊

原著者 美國馬爾騰

譯述者 東吳奚 若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10

713217

71 47